

封

神

傳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8368

封神傳 卷五

第四十二回 黃花山收鄧辛張陶

劫數相逢亦異常，諸天神部涉疆場；任地奇術俱遭敗，那怕仙凡盡帶傷！

周室興隆時共泰，成湯喪亂日偕亡；黃花山下收強將，總向岐山土內藏。

話說三將齊來發怒，辛環急上前忙止曰：「兄弟們不得妄爲，快下馬來參謁，此是朝歌聞太師老爺三將聽說聞太師，滾鞍下馬，拜伏在地，口稱太師，久慕大名，未得親覲，尊顏今幸天緣大駕過此，末將等有失迎，致多冒瀆，適纔誤犯，望太師老爺恕罪，末將等不勝慶幸！衆將請太師上山，聞太師聽說亦喜，隨同衆將上山，衆將請太師上坐，復行參謁，太師亦自溫慰，因問四將尊姓何名？今日幸逢，老夫亦與有榮焉。」鄧忠曰：「此黃花山，俺弟兄四人，結義多年，末將姓鄧名忠，次名辛環，三名張節，四名陶榮，只因諸侯荒亂，暫借居此山，權且爲安身之地，其實皆非末將等本心，聞太師聽罷，你等肯隨吾征伐西岐，候有功之日，俱是朝廷臣子，何苦爲此綠林之事，埋沒英雄，辜負生平本事？」辛環曰：「如太師不棄，忠等願隨鞭撻。」聞太師曰：「列位既肯出力王室，正是國家有慶，你

們可將山上嘍囉計有多少？辛環答曰：有一萬有餘。聞太師曰：你可曉諭衆人，願隨征者去，不愿隨征者寧釋還家，仍給賞財物，也是他跟隨你們一場。辛環領命，傳與衆人，有願去的，有不願去的，俱將歷年所積，給與諸人，衆人無不悅服。除不去的，尙餘七千多人馬，糧草計有三萬，俱打點停當，燒了牛皮寶帳。聞太師卽日起兵，又得四將，不覺大喜。把人馬過了黃花山，徑往前進，浩浩蕩蕩，甚是軍威雄猛。有詩爲證：

烈烈旗旛飛殺氣，紛紛戰馬似蛟龍。  
西岐豪傑如雲集，太師親征若浪拋。

話說聞太師人馬正行，忽擡頭見一石碣，上書三字，名曰絕龍嶺。太師在黑麒麟上，默無言，半晌不語。鄧忠見聞太師勒騎不行，面上有驚恐之色。鄧忠問曰：太師爲何停騎不語？聞太師曰：吾當時悟道，在碧遊宮拜金靈聖母爲師之時，學藝五十年，吾師命我下山佐成湯，臨行問師曰：弟子歸着如何？吾師道：你一生逢不得絕字。今日行兵，恰見此石碣上書絕字，心上遲延，故此不決。鄧忠等四將笑曰：太師差矣！大丈夫豈可以一字定終身禍福？況且吉人天相，只以太師之才德，豈有不克西岐之理？從古云：不疑何卜？太師亦不笑不語。衆將催人馬速行，刀鎗似水，甲士如雲，一路無詞。哨馬報入中軍，啓太師，人馬至西岐南門，請令定奪。太師傳令安營。一聲炮響，三軍吶三聲喊，安

下營，結下大寨。怎見得，有讚爲證：

營安南北，陣擺東西；營安南北分龍虎，陣擺東西按木金。圍子手平添殺氣，虎狼威長起征雲；拐子馬齊整整，寶纛旛捲起威風。陣前小校披金甲，傳鎗兒郎掛錦裙；先行官猛如羆虎，佐軍官惡似彪熊。定營炮天崩地裂，催陣鼓一似雷鳴；白日裏出入有法，到晚間轉箭支更。只因太師安營寨，烏鴉不敢望空行。

不說聞太師安營西岐，只見報馬報進相府，報聞太師調三十萬人馬，在南門安營。子牙曰：當時吾在朝歌，不曾會聞太師；今日領兵到此，看他紀法何如。隨帶諸將上城，衆門下相隨，同到敵樓上觀聞太師行營，果然好人馬。怎見得，有詩爲證：

滿空殺氣，一川鐵馬兵戈；映日征雲，五色旌旗縹緲。千枝畫戟，豹尾描金五彩旛；萬口鋼刀，誅龍斬虎青銅劍。密密鉞斧，鎗旗大小水晶盤；對對長鎗，蓋口粗細銀畫桿。幽幽畫角，猶如東海老龍吟；燦燦銀盔，滾滾冰霜如雪練。錦衣繡襖，簇擁走馬先行；玉帶征夫，侍聽中軍元帥。鞭抓將士盡英雄，打陣兒郎兇似虎；不亞軒轅皇帝破蚩尤，一座兵山從地起。

話說子牙觀看良久，嘆曰：聞太師平日有將才，今觀如此整練，人言尙未盡其所學。隨

下城入府，同大小門下衆將商議退兵之策。有黃飛虎在側曰：丞相不必憂慮，況且魔家四將，不過如此。正所謂國王洪福，大惡不久自然消散。子牙曰：雖是如此，民不安生，軍苦甲冑，將累鞍馬，俱不是寧泰之象。正議間，報聞太師差官下書。子牙傳令進來。不一時，開城放一員大將至相府，將書呈上。子牙拆書觀看，上云：

成湯太師兼征西天寶大元帥聞仲，書奉丞相姜子牙麾下。蓋聞王臣作叛，大逆於天；今天王在上，赫赫威靈。茲爾西土敢行不道，不遵國法，自立爲王，有傷國體；復納叛逆，明欺憲典。天子累興問罪之師，不爲俯首伏辜，尙敢大肆猖獗，拒敵天吏，殺軍覆將，輒敢號令張威，王法何在？雖食肉寢皮，不足以盡厥罪；縱移爾宗祀，削爾疆土，猶不足以償其失。今奉詔下征，你等若惜一城之生靈，速至轅門授首，候歸朝以正國典；如若拒抗，真火焰岡俱爲齏粉，噬臍何及？戰書到日，速爲自裁不宣。

子牙看書畢，子牙曰：來將何名？鄧忠答曰：末將鄧忠。子牙曰：鄧將軍回營，多拜上聞太師。原書批回，三日後會兵城下。鄧忠領命出城，進營回復了。聞太師將子牙回話說了一遍，不覺就是三日。只聽得成湯營中炮響喊殺之聲，振天子牙傳令，把五方隊伍調遣出城。聞太師正在轅門，只見西岐南門開處，一聲炮響，有四桿青旛，招展旛下。四員

戰將，按震宮方位：

青袍青馬盡穿青，步將層層列馬兵；手挽攔牌人似虎，短劍長鎗若鐵城。

二聲炮響，四桿紅旛招展；旛脚下四員大將，按離宮方位：

紅袍紅馬絳紅纓，收陣銅鑼帶角鳴；將士雄糾跨戰騎，強弓火炮列行營。

三聲炮響，四桿素白旛招展；旛脚下有四員戰將，按兌宮方位：

白袍白馬爛銀盔，寶劍昆吾耀日輝；火焰鎗全金裝鑄，大刀猶似白龍飛。

四聲炮響，四桿皂旛招展；旛脚下四員戰將，按坎宮方位：

黑人黑馬皂羅袍，斬將飛翎箭更豪；宣花斧共棗木槊，虎頭鎗配雁翎刀。

五聲炮響，四桿杏黃旛招展；旛脚下四員戰將，按戊己宮方位：

金盔金甲杏黃旛，將坐中央守一元；殺氣騰騰籠戰騎，沖鋒銳卒候轅門。

話說聞太師看見子牙把五方隊伍調出兩邊，大小將官一對對整整齊齊。哪吒登風火輪，手提火尖鎗，對者楊戩、金吒、木吒、韓毒龍、薛惡虎、黃天化、武吉等，持衛兩傍。寶纛旗下，子牙騎四不相；右手下有武成王黃飛虎，坐五色神牛而出。只見聞太師在龍鳳旛之下，左右有鄧辛、張陶四將；太師面如淡金，五柳長鬚，飄揚腦後，手提着金鞭。怎見

得聞太師威武。

九雲冠金霞，繚繞絳綃衣；鶴舞雲飛，陰陽繚結束。朝履應玄機，坐下麒麟如墨染；金鞭擺動光輝，拜上通天教下。三除五遁施爲，胸中包羅天地；運籌萬斛珠璣，丹心貫乎白日；忠貞萬載名題，龍鳳旛下列旌旗。太師行兵自異。

話說子牙催騎，向前欠身打躬，口稱：太師卑職姜尙，不能全禮。聞太師曰：姜丞相，聞你乃崑崙名士，爲何不諳事體，何也？子牙答曰：尙忝玉虛門下，周旋道德，何敢違背天帝？上遵王命，下順軍民，奉法守公，一循乎道。敬誠緝熙，克勤天戒；分別賢愚，佐守本土。不敢虐民亂政，稚子無政，民安物阜，萬姓歡娛，有何不諳事體之處？聞太師曰：你只知巧於立言，不知自己有過。今天王在上，你不遵君命，自立武王，欺君之罪，孰大於此？收納叛臣黃飛虎，明知欺君，安心拒敵，叛君之罪，孰大於此？及至問罪之師一至，尙不認罪，擅行拒敵，殺戮軍士命官，大逆之罪，孰加於此？今吾自至此，猶恃己能，不就降服，猶自興兵拒敵，巧言飾非，真可令人痛恨！子牙笑而答曰：太師差矣！自立武王，固是吾國未行請奏，然子襲父蔭，何爲不可？況天下諸侯盡反成湯，也是欺君不成，只是人君先自滅綱紀，不足爲萬姓之主，因此皆叛背不臣，此其過豈盡在臣也？如武成王正是君不



正臣投外國，亦是禮之當然。今爲人君，尙不自反，乃厚於責臣，不亦差乎？若論殺朝廷命官士卒，是自到此取死討辱，尙等並不會領一軍一卒，或助諸侯，或伐關隘。太師名振八方，今又到此，未免先有輕舉妄動之意，在尙怎敢抗拒？不若依尙愚意，老太師請暫回鸞轡，各守疆界，還是好顏相看。若太師務任一己之私，逆天行事，然兵家勝負，未可知也。還請太師三思，毋損威重。聞太師被此數語，說得面皮通紅，又見黃飛虎在寶纛之下，乃大叫曰：逆臣黃某出來見我！飛虎觀面難回，只得向前欠身曰：末將自別太師，不覺數載，今日一會，不才冤屈，庶可申明。聞太師喝曰：滿朝富貴，盡在黃門，一日負君造反，助惡殺害命官，逆惡貫盈，還來強辯。命那一員將官先把反臣拿了？左哨上鄧忠大叫曰：末將願往。挺馬搖斧，來取黃飛虎。飛虎縱五色神牛，手中鎗劈面交還。張節使鎗也來助鄧忠，周營內有大將南宮适敵住。陶榮使鏑飛馬前來助戰，這壁廂武吉撥馬搖鎗，抵住陶榮。兩陣上六員戰將，三對交鋒，來來往往，冲冲撞撞，番騰上下交加。只殺得天愁地暗，日月無光。辛環見三將不能取勝，把脅下肉翅一夾，飛起半空，手持鎚鑽，望子牙打來。時有黃天化催開玉麒麟，兩柄銀鎚抵住辛環。周營衆將見成湯營內飛起一人來，虎頭冠面如紅棗，尖嘴獠牙，猙獰惡狀，惟黃天化戰住辛環。聞太師見

黃天化坐玉麒麟，知是道德之士，急催開黑麒麟，使兩條金鞭，冲殺過來，忙取子牙。子牙忙催動四不相，急架相迎，二獸交加，竟生雲霧。這是聞太師頭一場西岐大戰，怎見得：

兩下裏排開隊伍，軍政司擂鼓鳴鑼，前後軍安排賭鬪，左右將准備夾攻。一等等有牙有爪，一等等能走能飛，狻猊獬豸，獅子麒麟，權彪怪獸，猛虎蛟龍，狻猊鬪狂風蕩蕩，獬豸鬪日色輝輝，獅子鬪寒風凜凜，麒麟鬪冷氣森森，權彪鬪來往攬跳，怪獸鬪遍地烟雲，蛟龍鬪彩雲布合，猛虎鬪捲起狂風。大戰一場，怎肯休？英雄惡戰，鬼神愁話。說聞太師雌雄雙鞭，甚是利害，祭起空中，如有風雷之聲；子牙如何敵得住，甚難招架。被聞太師祭起雄鞭，飛在空中，此鞭原是兩條蛟龍，化成雙鞭，按陰陽分二氣，那鞭在禮中打將下來，正中子牙肩臂，翻鞍落騎。聞太師欲來取首級，此時哪吒登風火輪，搖鎗大叫：「不要傷吾師叔。」照聞太師而上一鎗，太師急架鎗時，早被辛甲將子牙救回。聞太師與哪吒戰三五回合，又舉鞭打哪吒，哪吒不曾防備，也被一鞭打下輪來。早有金吒躍步趕來，將寶劍架住金鞭，欲救哪吒。太師大怒，連發雙鞭，雌雄不定，或起或落，連打金木二吒，又打韓毒龍。幸有楊戩在側，看見聞太師好鞭，只打得落花流水，纔

把銀合馬飛走出陣，使鎗便刺。聞太師見楊戩相貌非俗，心下自忖：西岐有這些奇人，安得不反？便把鞭來迎戰，數合之內，祭起雙鞭，正打中楊戩頂門上，只打得火星迸出，全然不理。一若平常。太師大驚，駭然嘆曰：此等異人，真乃道德之士！不說聞太師讚嘆，且說陶榮戰武吉，見諸將都未分勝負，忙把聚風旛取出，連搖數搖，霎時間，飛砂走石，播土揚塵，天昏地暗。怎見得好風，只打得衆軍如風捲殘雲，丟旗棄鼓，將士盡盔歪甲斜，莫辨東西，敗下陣來。有讚爲證：

霎時間天昏地暗，一會兒霧起雲迷；初起時塵沙蕩蕩，次後來磚石紛紛。狂風影裏，三軍亂躡；慘霧之中，戰將心忙。會武的刀鎗亂使，能文的顛倒慌張；聞太師金鞭龍擺尾，鄧忠鐵斧似車輪，辛環肉翅世間稀，張節鎗傳天下少。陶榮奇異聚風旗，這纔是雷部神祇施猛烈，西岐衆將各逃生；棄鼓丟鑼拋滿地，尸橫馬倒不堪行。爲國亡身遭劍劈，盡忠捨命定逢傷；聞太師西岐得勝，四天君掌鼓回營。

話說聞太師掌得勝鼓回營，升寶帳，衆將來賀；太師頭陣之功，挫動西岐鋒銳，破此城只在指日矣。且說子牙收敗兵進城入府，衆將上殿見子牙，子牙曰：今日着傷諸將，李氏三人韓壽龍等，盡被聞太師打了。有楊戩在側曰：丞相且歇息一二日，再與他會戰。

定勝聞仲若得勝之時，乘機劫營，先挫其鋒，後面勢如破竹，聞仲可擒矣。子牙曰：善。只至第三日，西岐炮響，衆將出城，安排廝殺，報馬報入營來，聞太師見報入營，隨即出陣，左右四將分開，太師至陣前，子牙曰：今日與太師定決一雌雄，各不答話，二獸相交，鞭劍並舉，子牙左有楊戩，右有哪吒，敵住太師，鄧忠走馬前來助戰，有黃飛虎前來截住廝殺，張陶、將來助，有武吉、南宮适敵住廝殺，辛環飛來，有黃天化阻住，聞太師酣戰之際，又把雌雄鞭起在空中，子牙打神鞭，也飛將起來，打神鞭乃玉虛宮元始所賜，此鞭有三七十二一節，一節上有四道符印，打八部正神，聞太師鞭往下打，子牙鞭往上迎，鞭打鞭，把聞太師雌鞭一打兩斷，落在塵埃，聞太師大叫一聲：好姜尚，怎敢壞吾寶貝？吾與你勢不兩立！子牙復祭打神鞭，去。聞太師難逃這一鞭之禍，一聲響，把聞太師打下騎來，幸有門下吉立、余慶，催馬急救，太師借土遁去了。子牙與衆將大殺一陣，方收兵進西岐城，入相府，只見楊戩進曰：今夜若去劫營，定是大勝。子牙曰：善。衆將暫退，午後聽令。正是：

挖下戰坑擒虎豹，

滿天張網等蛟龍。

且說聞太師敗兵進營，陞帳坐下，四將參謁，聞太師曰：自來征伐，未嘗有敗，今被姜尚

打斷吾雌鞭，想吾師祕授蛇龍金鞭，今日已絕，有何面目再見吾師也！四將曰：勝負軍家常事。且說子牙掌鼓，衆將上殿，子牙令黃飛虎、飛彪、黃明等冲開太師左營，令南宮适、辛甲、辛免、四賢冲右營，令哪吒、黃天化爲頭，對冲大轅門。木吒、金吒、韓毒龍、薛惡虎爲二對，龍鬚虎武吉、保子牙作三對。令楊戩你去燒聞太師行糧，老將軍黃滾守城垣。調遣已定，且說聞太師敗兵進營，坐於帳下，鬱鬱不樂。忽然見殺氣罩於中軍帳，太師焚香將金錢一卜，早知其意。笑曰：今刦吾營，非爲奇計，忙傳令鄧忠、張節在左營敵周將；辛環、陶榮在右營戰周將；吉立、余慶守行糧，老夫守中營，自然無虞也。聞太師安排迎敵，却說子牙把衆將發落已畢，只等炮響，各人行事。當日將人馬暗暗出城，四面八方俱有記號。燈籠高挑，各按方位。時至初更，一聲炮響，三軍吶喊一聲，大轅門哪吒、黃天化先殺進來左營，李家父子右營，於是四賢衆將齊冲進來。這一陣不知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聞太師征伐西岐，當對陣時，凜凜數語，至今猶有生氣；雖紂惡貫盈，子牙相周以滅商，終無懈於今日觀面之言，所以湯武雖王天下，猶有慚德，眞聖人之語也。

又批：聞仲食君祿，而死君之節，自是當然，只鄧忠等四人，逍遙自在，何苦爲功名富貴，自取死亡！古云：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信乎！今之富貴利達者，蓋詳審焉。

### 第四十三回 聞太師西岐大戰

黑夜交兵實可傷，拋盔棄甲未披裳；冒烟突火尋歸路，志失魂飛覓去鄉。  
多少英雄茫昧死，幾許壯士夢中亡；誰知吉立多饒舌，又送天君入北邙。  
話說子牙與衆將來，刼聞太師行營，勢如風火，只見哪吒登風火輪，持火尖鎗殺來。聞太師忙上了黑麒麟，揚鞭迎敵；黃天化自恃英雄，持兩柄銀鎚，催動玉麒麟前來接戰，裹住聞太師不放。金木二吒，揮寶劍上前助戰；韓毒龍薛惡虎各持劍，左右相攻。殺氣紛紛，兵戈閃灼，怎見得一夜好戰，有讚爲證：

黃昏兵到，黑夜軍臨；黃昏兵到，沖開隊伍，怎支持？黑夜兵臨，撞倒柵欄，焉可立馬聞金鼓之聲，驚馳亂走；軍聽喊殺，喧嘩難辨你我。刀鎗亂刺，那知上下交鋒；將士相迎，孰識東西南北？刼營將宛同猛虎，踞營軍一似神龍。鳴金小校，播鼓兒郎；鳴金小校，灰迷二目，看難睜；播鼓兒郎，兩手慌忙，槌亂打。初起時兩下抖搜精神，次後來勝敗難分敵手，敗了的似傷弓之鳥，見曲木而高飛；得勝的如猛虎登崖，闖羣羊而弄猛。

著刀的連肩拽背，逢斧的頭斷身開，擋劍的劈開甲冑，中鎗的腹內流紅。人撞人自相殘踏，馬撞馬遍地尸橫。傷殘軍士，哀哀叫苦；帶箭兒郎，感感啼聲。棄金鼓，旛幢滿地，燒糧草，四野通紅。只知道奉命征討，誰知道片甲無存。愁雲只上九重天，遍地尸骸真慘切。

話說子牙，聞太師行營，哪吒等把聞太師圍困。核心黃飛虎父子，冲左營與鄧忠張節大戰，殺的乾坤暗暗。南宮适、辛甲等，冲右營與辛環、陶榮接戰，俱係夜間，只殺的悲風慘慘，愁雲滾滾。正酣戰之際，楊戩從聞太師後營殺進去，縱馬搖鎗，只殺至糧草堆上，放起火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烈焰冲霄勢更兇，金蛇萬道遶空中；  
烟飛捲蕩三千里，燒毀行糧天助功。

話說楊戩借胸中三昧真火，將糧草燒着，照徹天地。聞太師正戰之間，忽見火起，心中大驚。自思：糧草被燒，大營難立。把金鞭架鎗擋劍，無心戀戰。又見子牙騎到，把打神鞭祭於空中。聞太師難逃這一鞭之厄，只打的聞太師三昧火噴出三四尺遠近。太師把黑麒麟縱出圈子，且戰且走。黃飛虎等追襲，鄧忠張節見中軍失守，只得保着聞太師奪路而走。南宮适等追趕，辛環、陶榮、吉立、余慶見勢頭不好，護持不下，只得敗走。辛環

肉翅飛在空中，保着聞太師退走，往岐山不表。且說終南山玉柱洞雲中子在碧遊床，忽然想起聞太師征伐西岐，正是雷震子下山之時，忙命金霞童兒請你師兄來。童子去不多時，將雷震子請至碧遊床前，倒身下拜。雲中子曰：「徒弟，你可往西岐去見周武王姬發，便可謁見你師叔姜子牙，助他伐紂，你可立功速去，倘或中途遇有肉翅之人，便可立功，方不負貧道傳你兩翅玄妙。」正是：

兩枚仙杏安天下，

方保周家八百年。

話說雷震子出洞，把風雷翅一展，脚登天頭往下，二翅騰開，頃刻萬里，怎見得有讚爲證：

大雨燕山曾出世，一聲雷響鬼神驚；終南秘授元天訣，八卦爐邊師訓成。七歲臨潼曾會父，回山學藝更精明；二枚仙杏分離坎，兩翅飛騰有虛盈。洞府傳就黃金棍，左右展開雲霧生；奉師法旨離玉柱，方見岐山舊有名。

且說雷震子離了終南，把二翅一夾，有風雷之聲，飛至西岐山，遠遠望見聞太師兵敗而來，雷震子大喜，幸遇敗兵，正好用心殺他一陣。且說太師正挫鋒銳，慌忙疾走，猛然擡頭，見空中飛下一人，而如藍靛，髮似硃砂，獠牙生於上下，好兇惡之像。聞太師叫辛



環！你看前面飛來一人，甚是兇惡，你可仔細用心。說猶未了，雷震子大叫曰：吾來了！舉棍就打。辛環鎚鑽迎面交還，空中四翅翻騰，鎚棍交加，甚是響亮。雷震子乃仙傳棍法，辛環生就英雄，怎見得有讚爲證：

四翅在空中，風雷響亮冲；這一個殺氣三千丈，那一個靈光透九重。這一個肉身成正道，那一個凡體受神封；這一個棍起生烈焰，那一個鎚鑽逞英雄。平地征雲起，空中火焰兇；金棍光輝分上下，鎚鑽精通最有功。自來也有將軍戰，不似空中類轉蓬。話說雷震子中途一戰，只殺的辛環抵擋不住，抽身望岐山逃去。雷震子自思不可追趕，見了師叔皇兄，料他還來，終久會我。遂望西岐城相府中來不提。只見衆人俱在子牙府裏報功，却營得勝，挫了聞太師的鋒銳。子牙大喜，慰勞諸將曰：今之勝者，皆出汝等之力；聖王社稷生民之福。衆將答曰：武王洪福，丞相德政，故使聞仲不識時務，失其利也。正話間，忽報有一道童求見。子牙傳請。少時，雷震子進府下拜，口稱師叔。子牙曰：是那處名山弟子，今至此地？雷震子答曰：弟子乃終南山玉柱洞雲中子門下。雷震子是也。今奉師命下山，一則謁師叔立功；二則見皇兄相會。子牙曰：你皇兄是誰？雷震子曰：皇兄乃是武王。子牙問兩邊站立殿下，你們可認得麼？衆人曰：認不得。雷震子曰：弟

子七歲曾救父王出五關，弟子乃燕山雷震子。子牙方悟，謂諸將曰：「此子先王曾言出五關遇雷震子救護，今日進西岐，乃當今之洪福，得此異人，遂引雷震子往見武王。子牙至皇城，有執殿官啓武王丞相候旨。武王傳宣子牙進殿行禮畢，奏曰：「大王，御弟朝見。」武王曰：「孤弟何人？」子牙曰：「昔日先王在燕山收的雷震子，一向在終南山學藝，今日方歸。」武王命請來。雷震子進內庭，倒身下拜，口稱皇兄。武王稱御弟。昔日先王曾言賢弟之功，救危出關，復向終南，今日相逢，實爲慶幸。武王見雷震子形像兇惡，不敢命入內庭，恐驚太姬等。武王曰：「相父與孤代勞，相府宴弟。」子牙曰：「雷震子持齋，只隨臣府宅，以便立功。」武王甚喜。雷震子彼時辭王，回相府不題。且說聞太師兵敗岐山七十里，收拾敗殘人馬，結下營寨，查點損折軍兵，二萬有餘。太師陞帳長嘆曰：「自來提兵征伐多年，未嘗挫鋒銳，今日到此失機喪師，殊爲痛恨。心下十分不樂，自思無策，欲調別將，各有鎮守。太師乃丹心赤膽，恨不得一刻遂平西岐，其心方快，豈意如今失機被辱，只急的帶中神目睜開，長吁短嘆。」吉立上前奏曰：「太師不必憂慮，況且三山五嶽之中，道友頗多，或請一二位，大事自然可成。」太師聽說，老夫因軍務煩冗，紊亂心懷，一時忘却。遂上帳分付鄧辛二將，好生看守大營，吾去了。太師乘了墨麒麟，把風雲角一拍，那獸

起在空中。正是：

金鼈島內邀仙客，

封神榜上早標名。

話說聞太師的墨麒麟週遊天下，霎時可至千里。其日行到東海金鼈島，太師觀看大海，青山幽靜，因嗟嘆曰：我因爲國事煩瑣，先王託孤之重，何日能脫却煩惱，靜坐蒲團，參妙悟玄，開看黃庭一卷，任烏兔如梭，何有與我真個好海島，有無窮奇景。怎見得有讚爲證：

勢鎮汪洋，威寧搖海；潮湧銀山魚入穴，波翻雪浪蜃離淵。木火方隅高積土，東西崖畔聳危巔；丹巖怪石，峭壁奇峯。丹巖上彩鳳雙鳴，峭壁前麒麟獨臥；峯頭時聽錦鸞啼，石窟每觀龍出入。林中有壽鹿仙狐，樹上有靈禽玄鳥；瑤草奇花不謝，青松翠柏長春。仙桃常結果，修竹每留雲；一條澗壑藤蘿密，四面源堤草色新。正是百川會處擎天柱，萬劫無移大地根。

話說聞太師到了金鼈島，下了墨麒麟，看了一回，各處洞門緊閉，並無一人，不知往那裏去了，靜悄悄的。聞太師沉吟半晌，自思不如往別處去罷；上了黑麒麟，方出島來，後有人叫曰：聞道兄，往那裏去？聞太師回顧，見來者乃菡芝仙也。忙上前稽首曰：道友往

那裏去？菡芝仙答曰：特來會你。金鼈島衆道友爲你往白鹿島去練陣圖；前日申公豹來請俺們往西岐助你。我如今在八卦爐中鍊一物，功尙未成；若是完了，隨卽就至。衆道友現在白鹿島，道兄你可速去聞太師聽說大喜，遂辭了菡芝仙，逕往白鹿島來。霎時而至，只見衆道人或帶一字巾，九揚巾，或魚尾金冠，碧玉冠，或挽雙抓髻，或陀頭打扮，俱在山坡前閒話坐在一處。聞太師看見大呼曰：列位道友好自在也！衆道友回頭，見是聞太師，俱起身相迎；內有秦天君曰：聞得道兄征伐西岐，前日申公豹在此相邀助你；吾等在此練十陣圖，方得完備。適道兄降臨，真是千萬之幸。聞太師問道兄練的那十陣？秦天君曰：吾等這十陣，各有妙用；明日至西岐擺下，其中變化無窮。聞太師看罷曰：爲何只有九位，却少一位？秦天君曰：金光聖母往白雲島去練他的金光陣；其玄妙大不相同，因此少他一位。董天君曰：列位陣圖，可曾完麼？衆道人曰：俱完了。既完了，我們先往西岐，聞兄在此等金光聖母全來，你意下如何？聞太師曰：既蒙列位道兄雅愛，聞仲感戴仙光萬萬矣！此是極妙之事。九位道人辭了聞太師，借水遁先往西岐而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天下嬉遊半月功，  
 倏來倏去往西東；  
 仙家妙用無窮際，  
 豈似凡夫駕彩虹。

不說九位道者往西岐山，到了營裏；且說聞太師坐在山坡，倚松靠石。未及片時，只見正南上五點豹斑駒上坐一人，帶魚尾金冠，身穿大紅八卦衣，腰束絲絛，脚登雲履，背一包袱，掛兩口寶劍，如飛雲掣電而來。望見白鹿洞前，不見衆人，只見一位穿紅三隻眼，黃臉長髯的道者，却原來是聞太師。金光聖母急下坐騎曰：聞兄何來？二人施禮，問九位道友往那裏去了？太師曰：他們先往岐山去，留吾在此等候全行。二人大喜，齊上坐騎，駕起雲光，往岐山而來。霎時便至，到了行營。吉立領衆將迎接上中軍帳，與衆道人相見。秦天君曰：西岐城在那裏？聞太師曰：因吾前夜敗兵，退至七十里安營，此處乃是岐山。衆人曰：我們連夜起兵前去。聞太師令鄧忠前隊起兵，整點人馬，一聲炮響，殺奔西岐城來。安了行營，三軍放定營大炮，吶喊傳更。子牙在相府，自得勝後，與衆將逐日議論天下大事，忽聽喊聲。子牙曰：聞太師想必取得援兵至矣。傍有楊戩答曰：聞太師新敗，去了半月；弟子聞此人，乃截教門下，必定別請左道傍門之客，也要仔細防護。子牙聽罷，心下疑惑，乃同哪吒、楊戩等，都上城來，觀看聞太師行營。今番大不相同，子牙見營中愁雲慘慘，冷霧飄飄，殺光閃閃，悲風切切；又有十數道黑氣，沖於霄漢，透中軍帳內。子牙看罷，驚訝不已；諸弟子默默不言，只得下城入府，共議破敵，實是無策。且

說聞太師安了營寨，與十天君共議破西岐之策。袁天君曰：吾聞姜子牙崑崙門下，想二教皈依，總是一理，如紅塵殺伐，吾等不必動此念頭。既練有十陣，我們先與他鬪智，方顯兩教中玄妙。若要倚勇鬪力，皆非我等道門所爲。聞太師曰：道兄之言甚善。次日，成湯營裏炮聲一響，布開陣勢。聞太師乘墨麒麟，坐名請子牙答話。報進相府，子牙隨調三軍，擬出城來，旛分五色，衆將軒昂。子牙坐四不相上，看成湯營裏布成陣勢，只見聞太師坐墨麒麟，執金鞭在前，後面有十位道者，好兇惡臉，分五色青黃赤白紅，俱皆騎鹿而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青絲上搭一綸巾，腹內玄機敵萬人；無福成仙稱道德，封神榜上列其身。

話說秦天君乘鹿上前，見子牙打稽首曰：姜子牙請了子牙，欠背躬身答曰：道兄請了。不知列位道兄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秦天君答曰：吾乃金鼈島鍊氣士秦完是也。汝乃崑崙門客，吾是截教門人，爲何你倚道術，欺侮吾教？甚非你我道家體面。子牙答曰：道友何以見得我欺侮貴教？秦完曰：你將九龍島魔家四將誅戮，豈非侮吾教？我等下山，今與你見個雌雄，非是倚勇，吾等各以秘授，略見工夫。況且又不是凡夫俗子，恃強鬪勇，皆非仙體。秦完說罷，子牙曰：道兄通明達顯，普照四方，復始巡終，週流上下，原無

二致。紂王無道，絕滅紀綱，王氣黯然；西土仁君已現，當順天時，莫迷己性。況鳴鳳在岐山，應生聖賢之兆；從來有道克無道，有福催無福，正能克邪，邪不能犯正。道兄幼訪名師，深悟大道，豈可不明此理？秦完曰：據你所言，周爲眞命之主，紂王乃無道之君，吾等此來助紂滅周，難道便是不應天時？這也不在口中謊。姜子牙吾在島中曾練有十陣，擺與道兄過目；不必倚強，恐傷上帝好生之仁，累此無辜黎庶，勇悍兒郎，智勇將士，遭此劫運，而糜爛其肌體也。不識子牙意，下何如？子牙曰：道兄既有此意，姜尚豈敢違命？只見十道人俱同騎進營，一兩個時辰，把十陣俱擺將出來。秦完復至陣前，曰：子牙，貧道十陣圖已完，請公細玩。子牙曰：領教了。隨帶哪吒、黃天化、雷震子、楊戩四位門人來看陣，聞太師在轅門，與十道人細看子牙領來四人，一個站在風火輪上，提火尖鎗，是哪吒；玉麒麟上是黃天化；雷震子猙獰異相，楊戩道氣昂然。只見楊戩向前對秦天君曰：吾等看陣，不可以暗兵暗寶暗算吾師叔，非大丈夫之所爲也。秦完笑曰：叫你等早晨死，不敢午時亡，豈有將暗寶傷你等之理？哪吒曰：口說無憑，發手可見。道者休得誇口。四人保定子牙看陣，見頭一陣挑起一牌上書天絕陣，第二上書地烈陣，第三上書風吼陣，第四上書寒冰陣，第五上書金光陣，第六上書化血陣，第七上書烈焰陣，第八

上書落魂陣，第九上書紅水陣，第十上書紅沙陣。子牙看畢，復至陣前。秦天君曰：子牙識此陣否？子牙曰：十陣俱明，吾已知之。袁天君曰：可能破否？子牙曰：既在道中，怎不能破？袁天君曰：幾時來破？子牙曰：此陣尙未完全，待你完日，用書知會，方破此陣。請了。聞太師全諸道友回營。子牙進城入相府好愁，真是雙鎖眉尖，無籌可展。楊戩在側曰：師叔方纔言能破此陣，其實可能破得否？子牙曰：此陣乃截教傳來，皆稀奇之幻法；陣名罕見，焉能破得？不言子牙煩惱，且說聞太師全十位道者入營治酒款待，飲酒之間，聞太師曰：道友此十陣，有何妙用，可破西岐？秦天君開講十絕大陣，不知有何奧妙，且看下回分解。

總批：聞太師久經征戰，老練之才，如何昏夜劫營，不預爲防備，致遭大敗？太師不能辭其疎虞之責也。

又批：十天君原自討煩惱，只在金鼈島自在逍遙，何等快樂！乃信申公豹之說，鍊十絕陣來助聞太師，是自取滅亡。所以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神仙且猶不可，況今人尙多作孽者何哉！

第四十四回 子牙魂遊崑崙山



左道妖魔事更偏，咒咀魅魘古今傳；傷人不用飛神劍，索魄何須取命箋？  
多少英雄皆棄世，任他豪傑盡歸泉；誰知天意俱前定，一脈遊魂去復還。  
話說秦天君講天絕陣，對聞太師曰：此陣乃吾師曾演先天之數，得先天清氣，內藏混沌之機，有三首旛，按天地人三才，共合爲一氣。若人入此陣內，有雷鳴之處，化作灰塵；仙道若逢此處，肢體震爲粉碎。故曰天絕陣也。有詩爲證：

天地三才顛倒推，玄中玄妙更難猜；神仙若遇天絕陣，頃刻肢體化成灰。  
聞太師聽罷大喜，又問：地烈陣如何？趙天君曰：吾地烈陣，亦按地道之數，中藏凝厚之禮，外隱躍之妙，變化多端，內隱一首紅旛，招動處上有雷鳴，下有火起；凡人仙進此陣，再無復生之理，縱有五行妙術，怎逃此厄。有詩爲證：

地烈鍊成分濁厚，上雷下火太無情；就是五行乾健體，難逃骨化與形傾。  
聞太師又問：風吼陣如何？董天君曰：吾風吼陣，中藏玄妙，按地水火風之數，內有風火，此風火乃先天之氣，三昧真火，百萬兵刃，從中而出。若人仙進此陣，風火交作，萬刃齊攢，四肢立成齏粉，怕他有倒海移山之異術，難逃身體，化成膿血。有詩爲證：  
風吼陣中兵刃窩，暗藏玄妙若天羅；傷人不怕神仙體，消盡渾身血肉多。

聞太師又問：寒冰陣內有何妙用？袁天君曰：此陣非一日功行，乃能鍊就，名爲寒冰，實爲刀山內藏。玄妙中有風雷，上有冰山如狼牙，下有冰塊如刀劍。若人仙入此陣，風雷動處，上下一磕，四肢立成齧粉。縱有異術，難免此難。有詩爲證：

玄功鍊就號寒冰，一座刀山上下凝。若是神仙逢此陣，連皮帶骨盡無憑。

聞太師又問：金光陣妙處何如？金光聖母曰：貧道金光陣內，奪日月之精，藏天地之氣，中有二十一面寶鏡，用二十一根高桿，每一面懸在高桿頂上，一鏡上有一套。若人仙入陣，將此套拽起，雷聲震動，鏡子只一二轉，金光射出照住，其身立刻化爲膿血。縱爲飛騰，難越此陣。有詩爲證：

寶鏡非銅又非金，不向爐中火內尋。縱有天仙逢此陣，須臾形化更難禁。

聞太師又問：化血陣如何用度？孫天君曰：吾此陣法，用先天靈氣，中有風雷，內藏數片黑沙，但人仙入陣，雷響處風捲黑沙，些須着處，立化血水。縱是神仙，難逃利害。有詩爲證：

黃風捲起黑沙飛，天地無光動殺威。任你神仙聞此氣，涓涓血水濺征衣。

聞太師又問：烈焰陣又是如何？白天君曰：吾烈焰陣妙用無窮，非同凡品，內藏三火，有

三昧火，空中火，石中火，三火併爲一氣。中有三首紅旛，若人仙進此陣內，三旛展動，三火齊飛；須臾間，成爲灰燼。縱有避火真言，難躲三昧真火。有詩爲證：

燧人方有空中火，鍊養丹砂爐內藏；  
坐守離宮爲首領，紅旛招動化空亡。

聞太師又問：落魂陣奇妙如何？姚天君曰：吾此陣非全小可，乃閉生門，開死戶，中藏天地厲氣，結聚而成。內有白紙旛一首，上畫符印；若人仙入陣內，白旛展動，魂消魄散，頃刻而滅。不論神仙，隨入隨滅。有詩爲證：

白紙旛搖黑氣生，鍊成妙術透虛盈；  
從來不信神仙體，入陣魂消魄自傾。

聞太師又問：如何爲紅水陣？其中妙用如何？王天君曰：吾紅水陣內，奪壬癸之精，藏太乙之妙，變幻莫測；中有一八卦臺，臺上有三個葫蘆，任隨人仙入陣，將葫蘆往下一擲，傾出紅水，汪洋無際。若其水濺出，一點粘在身上，頃刻化爲血水。縱是神仙，無術可逃。有詩爲證：

爐內陰陽真奧妙，鍊成壬癸裏邊藏；  
饒君就是金剛體，遇水粘身頃刻亡。

聞太師又問：紅砂陣畢竟愈出愈奇，更煩指教，以快愚意。張天君曰：吾紅砂陣，果然奇妙，作法更精；內按天地人三才，中分三氣。內藏紅砂三斗，看似紅砂，着身利刃，上不知

天下不知地中不知人。若人仙冲入此陣，風雷運處，飛砂傷人，立刻骸骨俱成齏粉；縱有人仙佛祖，遭此再不能逃。有詩爲證：

紅砂一撮道無窮，八卦爐中玄妙功；萬象包羅爲一處，方知截教有鴻濛。

聞太師聽罷，不覺大喜；今得衆道友到此，西岐指日可破；縱有百萬甲兵，千員猛將，無能爲矣。實乃社稷之福也。內有姚天君曰：列位道兄，據貧道論起來，西岐城不過彈丸之地；姜子牙不過淺行之夫，怎經得十絕陣起？只小弟略施小術，把姜子牙處死，軍中無主，西岐自然瓦解。常言蛇無頭而不行，軍無主而自亂；又何必區區與之較勝負哉？聞太師曰：道兄若有奇功妙術，使姜尙自死，又不張弓持矢，不致軍士塗炭，此真萬千之幸也。敢問如何治法？姚天君曰：不動聲色，二十一日自然命絕；子牙縱是脫骨神仙，超凡佛祖，也難逃躲。聞太師大喜，更問詳細；姚天君附太師耳曰：須如此如此，自然命絕。又何勞衆道兄費心聞？太師喜不自勝，對衆道友曰：今日姚兄施大法力，爲我聞仲治死姜尙，尙死諸將自然瓦解，功成至易；真所謂樽俎折衝，談笑而下。西岐大抵今皇上洪福齊天，致感動列位道兄扶助衆人曰：此功讓姚賢弟行之，總爲聞兄，何言勞逸？姚天君讓過衆人，隨入落魂陣內，築一土臺，設一香案，臺上紮一草人，草人身上寫姜

尙的名字。草人頭上，點三盞燈，路下點七盞燈，上三盞名爲催魂燈，下七盞名爲捉魄燈。姚天君披髮仗劍，步罡念咒於臺前，發符用印於空中。一日拜三次，連拜了三四日，就把子牙拜的顛三倒四，坐臥不安。不說姚天君行法，且說子牙坐在相府，與諸將商議破陣之策，默默不言，半籌莫展。楊戩在側見姜丞相或驚或怪，無策無謀，容貌比前大不相同；心下便自疑惑，難道丞相曾在玉虛門下出身，今膺重寄，況上天垂象，應運而興，豈是小可，難道就無計破此十陣，便自顛倒如此？其實不解。楊戩甚是憂慮。又過七八日，姚天君在陣中把子牙拜去了一魂二魄；子牙在相府心煩意燥，進退不寧，十分不爽利。整日不理軍情，慵懶常眠；衆將門徒，俱不解是何緣故。也有疑無策破陣者，也有疑深思靜攝者。不說相府衆人猜疑不一，又過十四五日，姚天君將子牙精魂氣魄，又拜去了一魂二魄；子牙在府，不時愁睡，鼻息如雷，且說哪吒楊戩與衆大弟子商議曰：方今兵臨城下，陣擺多時，師叔全不以軍情爲重，只是愁睡，此中必有緣故。楊戩曰：據愚下觀丞相所爲，恁般顛倒，連日如在醉夢之間，似此動作，不像前番，似有人暗算之意。不然，丞相學道崑崙，能知五行之術，善察陰陽福禍之機，安有昏迷如是，置大事而不理者？其中定有蹊蹺。衆人齊曰：必有緣故，我等同入臥室，請上殿來商議破敵。

之事，看是如何？衆人至內室前，問內侍人等：丞相何在？左右侍兒應曰：丞相濃睡未醒。衆人命侍兒請丞相至殿上議事，侍兒忙入室，請子牙出得內室門外，武吉上前告曰：老師每日安寢，不顧軍國重務關係甚大，將士憂心，懇求老師速理軍情，以安周土。子牙只得勉強出來，陞了殿，衆將上前議論軍情等事，子牙只是不言不語，如癡如醉。忽然一陣風響，哪吒沒奈何，來試試子牙陰陽如何，哪吒曰：師叔在上，此風甚是兇惡，不知主何凶吉？子牙掐指一算，答曰：今日正該刮風，原無別事。衆人不敢抵觸，看官此時子牙被姚天君拜去了魂魄，心中模糊，陰陽差錯了，故曰該刮風，如何知道禍福？當日衆人也無可奈何，只得各散。言休煩絮，不覺又過了二十日，姚天君把子牙二魂六魄，俱已拜去了；止剩得一魂一魄，其日竟拜出泥丸宮，子牙已死在相府。衆弟子與門下諸將官連武王駕至相府，俱環立而泣。武王亦泣而言曰：相父爲國勤勞，不曾受享安康，一旦致此，於心何忍？言之痛心。衆將聽武王之言，不覺大痛，楊戩含淚，將子牙身上摸一摸，只見心頭還熱，忙來啓武王曰：不要忙，丞相胸前還熱，料不能就死，且停在臥榻，不言衆將在府中慌亂，單言子牙一魂一魄，飄飄蕩蕩，杳杳冥冥，竟往封神臺來；時有清福神迎迓，見子牙的魂魄，清福神柏鑑知道天意，忙將子牙魂魄輕輕的推出封

神臺來；但子牙原有根行的人，一心不忘崑崙。那魂魄出了封神臺，隨風飄飄蕩蕩，如絮飛騰，逕至崑崙山來。適有南極仙翁閒遊山下，採芝鍊藥。猛見子牙魂魄渺渺而來，南極仙翁仔細觀看，方知是子牙的魂魄。仙翁大驚曰：子牙絕矣！慌忙趕上前，一把綽住了魂魄，裝在葫蘆裏面，塞住了葫蘆口，逕進玉虛宮，啓掌教老師。纔進得宮門，後面有人叫曰：南極仙翁不要走！仙翁及至回頭看時，原來是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仙翁曰：道友那裏來？赤精子曰：閒居無事，特來會你；遊海島，適山嶽，訪僊境之高明野士，看其着棋閒耍如何？仙翁曰：今日不得閒。赤精子曰：如今止了講，你我正得閒，他日若還開講，你我俱不得閒矣。今日反說是不得閒，兄乃欺我。仙翁曰：我有要緊事，不得陪兄，豈爲不得閒之說？赤精子曰：吾知你的事，姜子牙魂魄不能入竅之說，再無他意。仙翁曰：你何以知之？赤精子曰：適來言語，原是戲你；我正爲子牙魂魄趕來。我因先到西岐山封神臺上，見清福神柏鑑說：子牙魂魄，方纔至此，被我推出，今至崑崙山去了。故此特地趕來。方纔見你進宮，故意問你，今子牙魂魄果在何處？仙翁曰：適間閒遊屋前，只見子牙魂魄飄蕩而至。及仔細觀看，方知今已被吾裝在葫蘆內，要啓老師知之，不意兄至。赤精子曰：多大事，驚動教主；你將葫蘆拿來與我，待吾去救子牙走一番。仙翁

把葫蘆付與赤精子，赤精子心慌意急，借土遁離了崑崙，霎時來至西岐，到了相府前，有楊戩接住，拜倒在地，口稱師伯，今日駕臨，想是爲師叔而來。赤精子答曰：然也，快爲通報。楊戩入內，報與武王，武王親自出迎，赤精子至銀安殿，對武王打個稽首，武王竟以師禮待之，尊於上坐。赤精子曰：貧道此來，特爲子牙下山。如今子牙死在那裏？武王全衆將士，引赤精子進了內榻，赤精子見子牙合目不言，仰面而臥。赤精子曰：賢王不必悲啼，毋得驚慌，只令他魂魄還體，自然無事。赤精子全武王復至殿上，武王請問曰：道長相父不絕，這是用何藥餌？赤精子曰：不必用藥，自有妙用。楊戩在傍問曰：幾時救得赤精子？曰：只消至三更時，子牙自然回生。衆人俱各歡喜，不覺至晚，已到三更，楊戩來請赤精子整頓衣袍，起身出城，只見十陣內黑氣迷天，陰雲布合，悲風颯颯，冷霧飄飄，有無限鬼哭神號，竟無底止。赤精子見此陣，十分險惡，用手一指，足下先現兩朵白蓮花爲護身根本，遂將麻鞋踏定蓮花，輕輕起在空中，正是仙家妙用。怎見得，有詩爲證：

道人足下白蓮生，頂上祥光五色呈；  
只爲神仙犯殺戒，落魂陣內去留名。  
話說赤精子站在空中，見十陣好生兇惡，殺氣貫於天界，黑霧罩於岐山。赤精子正看



只見落魂陣內，姚斌在那裏披髮仗劍，步罡踏斗於雷門。又見草人頂上一盞燈昏昏慘慘，足下一盞燈半滅半明。姚斌把令牌一擊，那燈往下一滅，一魂一魄在葫蘆中一迸。幸葫蘆中口兒塞住，焉能迸得出來。姚天君連拜數拜，其燈不滅。大抵燈不滅，魂不絕。姚斌不覺心中焦燥，把令牌一拍，大呼曰：二魂六魄已至，一魂一魄爲何不歸？不言姚天君發怒，連拜數拜，且說赤精子在空中見姚斌方拜下去，把足下二蓮花往下一坐，來搶草人，不意姚斌拜起擡頭看見有人落將下來，乃是赤精子。姚斌曰：赤精子，原來你敢入吾落魂陣搶姜尙之魂。忙將一把黑砂望上一灑，赤精子慌忙疾走，饒着走的快，把足下二朶蓮花落在此裏。赤精子幾乎失陷落魂陣中，急忙駕遁，進了西岐。楊戩接住，見赤精子面色恍惚，喘息不定。楊戩曰：老師可曾救回魂魄？赤精子搖頭連曰：好利害！好利害！落魂陣幾乎連我陷於裏面。饒我走得快，猶把我足下二朶白蓮花，打落在陣中。武王聞說，大哭曰：若如此言，相父不能回生矣！赤精子曰：賢王不必憂慮，料是無妨。此不過係子牙災殃，如此遲滯，貧道如今往個所在去來。武王曰：老師往那裏去？赤精子曰：吾去就來，你們不可走動，好生看待子牙。分付已畢，赤精子離了西岐，腳踏祥光，借土遁來至崑崙山。不一時有南極仙翁出玉虛宮而來，見赤精子至，忙問子

牙魂魄可曾回赤精子把前事說了一遍，又曰：借重道兄，啟師尊問個端的，怎生救得子牙仙翁聽說入宮，至寶座下行禮畢，把子牙事細細陳說一番。元始曰：吾雖掌此大教，事體尚有疑難，你叫赤精子可去八景宮，見大老爺便知始末。仙翁領命出宮，來對赤精子曰：老師分付你，可往八景宮去，參謁大老爺，便知端的。赤精子辭了南極仙翁，駕祥雲往玄宮而來，不一時，已到仙山。此處乃大羅宮玄都洞，是老子所居之地，內有八景宮仙境異常，令人把玩不暇。有詩爲證：

仙峯顛險峻，嶺崔嵬；坡生瑞草，地長靈芝。根連地秀，頂接天齊；青松綠柳，紫菊紅梅。碧桃銀杏，火棗交梨；仙翁判畫，隱者圍棋。羣仙談道，靜講玄機；聞經怪獸，聽法狐狸。彪熊展尾，豹舞猿啼；龍吟虎嘯，鳳翥鸞飛。犀牛望月，海馬聲嘶。

異禽多變化，仙鳥世間稀；孔雀談經句，仙童玉笛吹。怪松盤古柏，寶樹映沙堤；山高紅日近，澗闊水流低。清幽仙境院，風景勝瑤池；此間無限景，世上少人知。

赤精子在玄都洞外，不敢擅入，等候一會，只見玄都大法師出宮外，看見赤精子，問曰：道兄到此，有甚麼大事？赤精子打稽首，口稱道兄，今無甚事，也不敢擅入，只因姜子牙魂魄遊蕩的事，細說一番。特奉師命來見老爺，敢煩通報。玄都大法師聽說，忙入宮至

蒲團前行禮啟曰：赤精子宮門外聽候法旨。老子曰：叫他進來。赤精子入宮，倒身下拜。弟子願老師萬壽無疆。老子曰：你等犯了此劫，落魂陣，姜尚有災，吾之寶亦遭落魂陣之厄，都是天數。汝等各要小心。叫玄都大法師取太極圖來，付與赤精子，將吾此圖如此行去，自然可救姜尚，你速去罷。赤精子得了太極圖，離了大羅宮，一時來至西岐。武王聞說赤精子回來，與衆將迎迓至殿前。武王忙問曰：老師那裏去來？赤精子曰：今日方救得子牙。衆將聽說，不覺大喜。楊戩曰：老師還到甚時候？赤精子曰：也到三更時分。諸弟子專專等至三更，來請赤精子，隨卽起身出城，行至十陣門前，捏土成遁，駕在空中；只見姚天君還在那裏拜伏。赤精子將老君太極圖打散抖開。此圖乃老君劈地開天，分清理濁，定地水火風，包羅萬象之寶，化了一座金橋，五色毫光，照耀山河大地，護持着赤精子，往下一擲。一手正抓住草人，往空就走。姚天君忽見赤精子二進落魂陣來，大叫曰：好赤精子，你又來搶我草人，甚是可惡！忙將一斗黑砂，望上一潑。赤精子叫一聲：不好！把左手一放，將太極圖落在陣裏，被姚天君所得。且說赤精子雖是把草人抓出陣來，反把太極圖失了；嚇得魂不附體，面如金紙，喘息不定，在土遁內幾乎失利。落下遁光，將草人放下，把葫蘆取出，收了子牙二魂六魄，裝在葫蘆裏面，往相府前而

來。只見衆弟子正在此等候，遠遠望見赤精子忻然而來；楊戩上前請問曰：老師，師叔魂魄可曾取得來麼？赤精子曰：子牙事雖完了，吾將掌教大老爺的奇寶，失在落魂陣，吾未免有陷身之禍。衆將全進相府，武王聞得取子牙魂魄已至，不覺大喜；赤精子至子牙臥榻，將子牙頭髮分開，用葫蘆口合住子牙泥丸宮；連把葫蘆敲了三四下，其魂魄依舊入竅。少時，子牙睜開眼，口稱：好睡！四面看時，只見武王與赤精子衆門人，俱在臥榻之前。武王曰：若非此位老師費心，焉得相父今生再面？這會子牙方纔醒悟，便問道：兄何以知之，而救不才也？赤精子把十絕陣內，有一落魂陣，姚斌將你魂魄拜入草人腹內，止得一魂一魄，天不絕你，魂遊崑崙。我爲你趕入玉虛宮，討你魂魄，復入大羅宮，蒙掌教大老爺賜太極圖救你，不意失在落魂陣中。子牙聽畢，自恨根行甚淺，不能具知始末；太極圖乃玄妙之珍，今日誤陷奈何？赤精子曰：子牙且調養身體，待平復後共議破陣之策。武王回駕，子牙調養數日，方纔全愈。翌日陞殿，赤精子與諸人共議破陣之法；赤精子曰：此陣乃左道傍門，不知深奧；既有真命，自然安妥。言未畢，楊戩啓子牙：二仙山麻姑洞黃龍真人到此，子牙迎接至銀安殿，行禮畢，分賓主坐下；子牙曰：道兄今到此，有何事見諭？黃龍真人曰：特來西岐，共破十絕陣。方今吾等犯了殺戒，輕重

有分；衆道友咫尺卽來此處，凡俗不便，貧道先至，與子牙議論。可在西門外搭一蘆蓬，席殿結綵懸花，以便三山五嶽道友齊來，可以安歇。不然，有褻衆聖，甚非尊敬之理。子牙傳令，着南宮适、武吉起造蘆蓬，安放席殿。又命楊戩在相府門首，但有衆老師至，隨卽通報。赤精子對子牙曰：「吾等不必在此商議，候蘆蓬工完，蓬上議事可也。不消一日，武吉來報工完；子牙同二位道友，衆門人都出城來聽用，止留武成王掌府事。話說子牙上了蘆蓬，鋪氈墊地，懸花結綵，專候諸道友來至。大抵武王爲應天順人之主，仙人自不絕而來的。」

九仙山，桃源洞，廣成子。

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

二仙山，麻姑洞，黃龍真人。

夾龍山，飛雲洞，懼留孫。後入山成佛。

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

崆峒山，元陽洞，靈寶大法師。

五龍山，雲霄洞，文殊廣法天尊。後成文殊菩薩。

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後成普賢菩薩。

普陀山，落伽洞，慈航道人。後成觀世音菩薩。

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

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

青峯山，紫陽洞，清虛道德真君。

子牙逕往迎接，上蓬坐下，內有廣成子曰：衆位道友，今日前來，興廢可知。真假自辨；子牙公幾時破十絕陣？吾等聽從指教。子牙聽得此言，連忙立起，欠身言曰：列位道兄，料不才不過四十年毫末之功，豈能破得此十絕陣？乞列位道兄憐姜尚才疏學淺，生民塗炭，將士水火，敢煩那一位道兄與吾代理。釋君臣之憂思，解黎庶之倒懸，真社稷生民之福矣！姜尚不勝幸甚！廣成子曰：吾等自身難保無虞，雖有所學，亦不能敵此左道之術。彼此互相推讓，正說間，只見半空中有鹿鳴，異香滿地，遍處氤氳。不知是誰來至，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十天王，十絕陣，自恃無敵，孰知十人正做了破陣的貼戶，害人者實所以自害。今人何得恃一己之才，而妄自尊大耶！

又批：姚天君之魔魅，實爲利害，子牙乃係應運而興者，豈得擅能撲滅？故當艱危百折之際，又有爲之救者，他人枉自費心。

#### 第四十五回 燃燈議破十絕陣

天絕陣中多猛烈，若逢地烈更難堪；  
秦完湊數皆天定，袁角遭誅是性貪。  
雷火燒殘今已兩，細仙縛去不成三；  
區區十陣成何濟，幸得封神榜上談。  
話說衆人正議破陣，主將彼此推讓，只見空中來了一位道人，跨鹿乘雲，香風襲襲，怎見得他相貌稀奇，形容古怪，真是仙人班首，佛祖源流。有詩爲證：

一天瑞彩光搖拽，五色祥雲飛不徹；  
鹿鳴空內九臯聲，紫芝色秀千層葉。

中間現出真人相，古怪容顏原自別；  
神舞虹霓透霄漢，腰懸寶籙無生滅。

靈鷲山下號燃燈，時赴蟠桃添壽域。

衆仙知是靈鷲山圓覺洞燃燈道人，齊下蓬來，迎接上蓬，行禮坐下。燃燈曰：衆道友先至，貧道來遲，幸勿以此介意；方今十絕陣，甚是兇惡，不知以何人爲主？子牙欠身打躬曰：專候老師指教。燃燈曰：吾此來實與子牙代勞，執掌符印；二則衆友有厄，特來解釋；三則了吾念頭。子牙公請了，可將符印交與我。子牙與衆人俱大喜曰：道長之言，甚是

不謬。隨將符印拜送燃燈，燃燈受印符，謝過衆道友，打點議破十陣之策。正是：

雷部正神施猛力，

神仙殺戒也難逃。

話說燃燈道人安排破陣之策，不覺心上咨嗟，这一切必損吾十友。且說聞太師在營中，請十天君上帳，坐而問曰：十陣可曾完全？秦完曰：完已多時，可着人下戰書，知會早成功，以便班師。聞太師忙修戰書，命鄧忠往子牙處下戰書，有哪吒見鄧忠來至，便問曰：有何事至此？鄧忠答曰：來下戰書。哪吒報與子牙，鄧忠下書。子牙命接上來，書曰：征西大元戎太師聞仲書奉丞相姜子牙麾下，古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無故造反，是得罪於天下，爲天下所共棄者也。屢奉天討，不行悔罪，反恣肆強暴，殺害王師，致辱朝廷，罪在罔赦。今擺此十絕陣已完，與爾共決勝負。特着鄧忠將書通會，可準定日期，候爾破敵。戰書到日，卽此批宣。

子牙看罷，原書批回。三日後會戰，鄧忠回見太師，三日後會陣。聞太師乃在大營中，設席款待十天君，大吹大打飲酒。飲至三更，出中軍帳，猛見周家蘆蓬裏衆道人頂上現出慶雲瑞彩，或金燈貝葉瓔珞垂珠，似簷前滴水，涓涓不斷。十天君驚曰：崑崙山諸人到了！衆皆駭異，各歸本陣，自去留心。不覺便是三日。那日早晨，成湯營裏炮響，喊聲齊



起；聞太師出營，在轅門口左右，分開隊伍，乃鄧辛、張陶四將，十陣主各按方向而立。只見西岐蘆蓬裏，隱隱旛飄，靄靄瑞氣，兩邊列三山五嶽門人，只見頭一對，是哪吒、黃天化出來；二對，是楊戩、雷震子；三對，是韓毒龍與薛惡虎；四對，是金吒、木吒。怎見得，有詩爲證：

玉磬金鐘聲兩分，西岐城下吐祥雲；  
從今大破十絕陣，雷祖英名萬載聞。

話說燃燈掌握元戎，領衆仙下蓬，步行排班，緩緩而行，只見赤精子對廣成子，太乙真人對靈寶大法師，道德真人對懼留孫，文殊廣法天尊對普賢真人，慈航道人對黃龍真人，玉鼎真人對道行天尊，十二代上仙齊齊整整，擺在當中。梅花鹿上，坐燃燈道人，赤精子擊金鐘，廣成子擊玉磬，只見天絕陣內一聲鐘響，陣門開處，兩杆旛搖，見一道人，怎生模樣？面如藍靛，髮似硃砂，騎黃斑鹿出陣。但見：

蓮子籬頭上着，絳綃衣繡白鶴，手持四楞黃金鏑，暗帶擒仙玄妙索，蕩三山遊五嶽，  
金鼇島內燒丹藥，只因煩惱共嗔癡，不在高山受快樂。

且說天絕陣內，秦天君飛出陣來，燃燈道人看左右暗思：並無一個在劫，先破此陣之人。正說話未了，忽然空中一陣風聲，飄飄落下一位仙家，乃玉虛宮第五位門人鄧華

是也。擗一根方玉畫戟，見衆道人，打個稽首曰：「吾奉師命，特來破天絕陣。燃燈點頭，自思曰：數定在先，怎逃此厄？尙未回言，只見秦天君大呼曰：玉虛教下，誰來見吾此陣？鄧華向前言曰：秦完慢來，不必恃強，自肆猖獗。秦完曰：你是何人，敢出大言？鄧華曰：業障！你連我也認不得了。吾乃玉虛門下鄧華是也。秦完曰：你敢來會我此陣否？鄧華曰：旣奉勅下山，怎肯空回。提畫戟就刺。秦完催鹿相還，步鹿交加，殺在天絕陣前。怎見得：這一個輕移道步，那一個兜轉黃斑；輕移道步，展動描金五色旛；兜轉黃斑，金鏑使開龍擺尾。這一個道心退後惡心生，那一個那願長生眞妙訣；這一個藍臉上殺光直透三千丈，那一個粉臉上惡氣冲破五雲端。一個雷部天君施威仗勇，一個是日宮神聖，氣概軒昂。正是：

封神臺上標名客，

怎免誅身戮體災。

話說秦天君與鄧華戰，未及三五回合，空丟一鏑，往陣內就走；鄧華隨後趕來，見秦完走進陣門去了，鄧華也趕入陣內。秦天君見鄧華趕來，急上了板臺，臺上有几案，案上有三首旛。秦天君將旛執在手，左右連轉數轉，將旛往下一擲，雷聲交作；只見鄧華昏昏慘慘，不知南北西東，倒在地下。秦完下板臺，將鄧華取了首級，擗出陣來，大呼曰：崑

崑教下，誰敢再觀吾天絕陣也。燃燈看見鄧華首級，不覺咨嗟，可憐數年道行，今日結果。又見秦完復來叫陣，乃命文殊廣法天尊先破此陣。燃燈分付：務要小心。文殊曰：知道。領法牒作歌出曰：

欲試鋒芒敢憚勞，雲霄寶匣玉龍號；手中紫氣三千丈，頂上凌雲百尺高。金闕曉臨談道德，玉京時去種蟠桃；奉師法旨離仙府，也到紅塵走一遭。

文殊廣法天尊問曰：秦完，你截教無拘無束，原自快樂，爲何擺此天絕陣，陷害生靈？我今既來破陣，必開殺戒，非是我等滅却慈悲，無非了此前因，你等勿自後悔。秦完大笑曰：你等是閒樂神仙，怎的也來受此苦惱？你也不知吾所練陣中無盡無窮之妙，非我逼你，是你等自取大厄。文殊廣法天尊笑曰：也不知是誰取絕命之災。秦完大怒，執劍就打。天尊道：善哉！將劍擋架招隔，未及數合，秦完敗走進陣。天尊趕到天絕陣門首，見裏面颯颯寒霧，蕭蕭悲風，也是遲疑，不敢擅入。只聽得後面金鐘響處，只得要進陣去。天尊把手往下一指，平地有兩朵白蓮見出。天尊足踏二蓮，飄飄而進。秦天君大叫曰：文殊廣法天尊，縱你開口有金蓮，隨手有白光，也出不得吾天絕陣也。天尊笑曰：此何難哉？把口一張，有斗大一朵金蓮噴出；左手五指裏，有百道白光垂地，倒往上捲。白光

頂上有一朵蓮花，花上有五盞金燈引路。且說秦完將三首幡如前施展，只見文殊廣法天尊頂上，有慶雲升起，五色毫光，內有纓絡垂珠，掛將下來。手託七寶金蓮，現了化身。怎見得：

悟得靈臺體自殊，自由自在法難拘；  
蓮花久已朝元海，纓絡垂絲頂上珠。

話說秦天君把幡搖了數十搖，也搖不動廣法天尊。天尊在光裏言曰：秦完，貧道今日放不得你，要開吾殺戒。把遁龍椿望空中一撒，將秦天君遁住了。此椿按三才，椿上下有三圈，將秦完縛得逼直。廣法天尊對崑崙打個稽首曰：弟子今日開此殺戒，將寶劍一劈，取了秦完首級，提出天絕陣來。聞太師在黑麒麟上，一見秦完被斬，大叫一聲：氣殺老夫！催動坐騎，大叫文殊休走，吾來也！天尊不理，麒麟來得甚急，似一陣黑烟滾來。怎見得後人有詩爲證：

怒氣凌空怎按摩？一心只要動干戈；  
休言此陣無贏日，縱有奇謀俱自訛。

且說燃燈後面黃龍真人乘鶴飛來，阻住聞太師曰：秦完天絕陣壞，吾鄧華師弟想秦完身亡，足以相敵。今十陣方纔破一，還有九陣未見雌雄。原是鬪法，不必恃強，你且暫退。只聽得地烈陣一聲鐘響，趙江在梅花鹿上，作歌而出：

妙妙妙中妙，玄玄玄更玄；動言俱演道，默語是神仙。在掌如珠亮，當空似月圓；功成歸物外，直入大羅天。

趙天君大呼曰：廣法天尊，既破了天絕陣，誰敢會我地烈陣麼？冲殺而來。燃燈道人命韓毒龍破地烈陣走一遭；韓毒龍躍身而出，大呼曰：不可亂行，吾來也！趙天君問曰：你何人敢來見我？韓毒龍曰：道行天尊門下，奉燃燈師父法旨，特來破你地烈陣。趙江笑曰：你不過毫末道行，怎敢來破吾陣？空喪性命。提手中劍飛來，直取韓毒龍。手中劍赴面交還，劍來劍架，猶如紫電飛空，一似寒冰出谷戰。有五六回合，趙江掩一劍望陣內敗走；韓毒龍隨後跟來，趕至陣中。趙天君上了板臺，將五方旛搖動，四下裏怪雲捲起，一聲雷鳴，上有火罩，上下夾攻，雷火齊發。可憐韓毒龍不一時，身體成爲齏粉，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來，有清福神祇引進去了。且說趙天君復上梅花鹿，出陣大呼：闡教道友，別着個有道行的來見此陣；毋得使根行淺薄之人，至此枉喪性命。誰敢再會吾此陣？燃燈道人曰：懼留孫去走一番。懼留孫領命作歌而來：

交光日月煉金英，二粒靈珠透室明；擺動乾坤知道力，逃移生死見功成。逍遙四海留蹤跡，歸在玄都立姓名；直上五雲雲路穩，紫鸞朱鶴自來迎。

懼留孫躍步而出，見趙天君縱鹿而來。怎生妝束，但見：

碧玉冠一點紅，翡翠袍花一叢；絲絲結就乾坤樣，足下常登兩朶雲。太阿劍，現七星，誅龍虎，斬妖精；九龍島內真靈士，要與成湯立大功。

懼留孫曰：趙江，你乃截教之仙，與吾輩大不相同；立心險惡，如何擺此惡陣，逆天行事。休言你胸中道術，只怕你封神臺上，難逃目下之災。趙天君大怒，提劍飛來，直取懼留孫。執劍赴面交還，未及數合，依前走入陣內。懼留孫隨後趕至陣前，不敢輕進，只聽得後有鐘聲催響，只得入陣。趙天君已上板臺，將五方旛如前運用。懼留孫見勢不好，先把天門開了，現出慶雲保護其身，然後取綱仙繩，命黃巾力士將趙江拿在蘆蓬，聽候指揮。但見：

金光出手萬仙驚，一道英風透體生；地烈陣中施妙法，平空提去上蘆棚。

話說懼留孫將綱仙繩命黃巾力士提往蘆蓬下一摔，把趙江跌得三昧火，七竅中噴出。遂破了地烈陣，懼留孫徐徐而還。聞太師見他破了地烈陣，趙江被擒，在黑麒麟背上聲若巨雷，大叫曰：懼留孫莫走，吾來也！時有玉鼎真人曰：聞兄不必這等，我輩奉玉虛宮符命下世，身惹紅塵，來破十陣，纔破兩陣，尚有八陣，未見明白。況原言過關法，何

勞聲色，非道中之高明也。把聞太師說得默默無言。燃燈道人命暫且回去。聞太師亦進老營，請八陣主帥議曰：「今方破二陣，反傷二位道友，使我聞仲心下實是不忍。」董天君曰：「事有定數，既到其間，亦不容收拾。如今把吾風吼陣定成大功。」董天君與聞太師共議不提。且說燃燈道人回至蓬上，懼留孫將趙江提在蓬下來啓燃燈。燃燈曰：「將趙江吊在蘆蓬上。衆仙啓燃燈道人風吼陣，明日可破麼？」燃燈道：「破不得。這風吼陣，非世間風也。此風乃地水火之風。若一運動之時，風內有萬刀齊至，何以抵當？須得先借得定風珠，治住了風，然後此陣方能得破。」衆位道友曰：「那裏去借得定風珠？內有靈寶大法師曰：「吾有一道友，在九鼎鐵叉山八寶雲光洞，度厄真人，有定風珠。弟子修書，可以借得。」子牙差文官一員，武將一員，速去借來。風吼陣自然可破。」子牙忙差散宜生、晁田、文武二名，星夜往九鼎鐵叉山八寶雲光洞來借定風珠。二人離了西岐，逕往大道，非止一日，渡了黃河，又過數日，行到九鼎鐵叉山，怎見得：

嵯峨轟轟，峻嶮巍巍，嵯峨轟轟，冲霄漢，峻嶮巍巍，碧礙空。怪石亂堆如坐虎，蒼松斜掛似飛龍。嶺上鳥啼嬌韻美，崖前梅放異香濃。潤水潺湲流出冷，嶺雲黯淡過來凶。又見飄飄霧凜凜，風咆哮，餓虎吼山中。寒鴉揀樹無棲處，野鹿尋窩沒定蹤。可嘆行

人難進步，皺眉愁臉，把頭蒙。

話說宜生、晁田二騎上山，至洞門下馬，只見有一童子出洞。宜生曰：師兄，請煩通報老師。西周差官散宜生求見。童子進裏面去，少時出來道：請宜生進洞。見一道人坐於蒲團之上。宜生行禮，將書呈上。道人看書畢，對宜生曰：先生此來，爲借定風珠。此時羣仙聚集，會破十絕陣，皆是定數也。我不得不允。況有靈寶師兄華札，只是一路去，須要小心，不可失誤。隨將一顆定風珠，付與宜生。宜生謝了道人，慌忙下山。同晁田上馬，揚鞭急走。不顧巔危跋涉，沿黃河走了兩日，却無渡船。宜生對晁田曰：前日到此處有渡船，如今却無渡船者何也？只見前面有一人來。晁田問曰：過路的漢子，此處爲何竟無渡口？行人答曰：官人不知，近日新來兩個惡人，力大無窮，把黃河渡口，俱被他趕個罄盡。離此五里，留個渡口，都要從他那裏過，儘他指勒渡河錢。人不敢拗他，要多少就是多少。宜生聽說，有如此事，數日就有變更。催馬前行，果見兩個大漢子，也不撐船，只用木筏將兩條繩子，左邊上筏，右邊拽過去，右邊上筏，左邊拽過來。宜生心下也甚是驚駭，果然力大，且是爽利，心忙意急，等晁田來同渡。只見晁田馬至面前，他認得是方弼。方相兄弟二人，在此盤河。晁田曰：方將軍，方弼看時，認得是晁田。方弼曰：晁兄，你往那裏



去來？晁田曰：煩你渡吾過河。方弼隨將筏牌，同宜生、晁田渡過黃河岸上。方相、方弼相見，敘其舊日之好。方弼又問：此位是何人？晁田曰：此是西岐上大夫散宜生。方弼曰：你乃紂臣，爲甚事同他走？晁田曰：紂王失政，吾已歸順武王，如今聞太師征伐西岐，擺下十絕陣，今要破風吼陣，借此定風珠來；今日有幸，得遇你昆玉。方弼自思：昔日反了朝歌，得罪紂王，一向流落；今日得定風珠搶去，將功贖罪，却不是好，我兄弟還可復職。因問曰：散大夫，怎麼樣的就叫做定風珠？借吾一看，以長見識。宜生見方弼渡他過河，況是晁田認得，忙忙取出，遞來與方弼。方弼打開看過了，把包兒往腰裏面一塞道：此珠當作過河船資。遂不答話，徑往正南大路去了。晁田不敢攔阻。方弼方相身高三丈有餘，力大無窮，怎敢惹他；把宜生嚇的魂飛魄散，大哭曰：此來跋涉數千里途程，今一旦被他搶去，怎生是好？將何面見姜丞相諸人？抽身往黃河中要跳。晁田把宜生抱住曰：大夫不要性急，吾等死不足惜；但姜丞相命我二人取此珠，破風吼陣，急如風火，不幸被他劫去，吾等死於黃河。姜丞相不知音信，有誤國家大事，是不忠也；中途被劫，是不智也；我和你且去見姜丞相報知，所以令他別作良圖，寧死刃下，庶幾少減此不忠不智之罪。你我如今不明不白死了，兩下擔誤，其罪更甚。宜生嘆曰：誰知此處遭殃！二人

上馬往前，加鞭急走；行不過十五里，只見前面兩趕旗旛飛出山口，後聽糧車之聲。宜生馬至跟前，看見是武成王黃飛虎催糧過此。宜生下馬，武成王下騎曰：大夫往那裏來？宜生哭拜在地，黃飛虎答禮，問晁田曰：散大夫有甚事，這等悲泣？宜生把取定風珠渡黃河，遇方弼搶去的事，說了一番。黃飛虎曰：幾時劫去？宜生曰：去尙不遠。飛虎曰：不妨，吾與大夫取來，你們在此略等片時。飛虎上了神牛，此騎兩頭見日，走八百里，撒開轡頭，趕不多時，已是趕上；只見兄弟二人，在前面混混蕩蕩而行。黃飛虎大叫曰：方弼方相慢行！方弼回頭見是武成王黃飛虎，多年不見，忙在道傍跪下，問武成王曰：千歲那裏去？飛虎大喝曰：你爲何把散宜生定風珠都搶了來？方弼曰：他與我作過渡錢的。飛虎曰：你二人一向在那裏？方弼曰：自別大王，我兄弟盤河過日子。飛虎曰：我棄了成湯，今歸周國，武王眞乃聖主，仁德如堯舜，三分天下已有二分。今聞太師在西岐征伐，屢戰不能取勝；你旣無所歸，不若同我歸順武王御前，亦不失封侯之位。不然，辜負你兄弟本領。方弼曰：大王若肯提拔，乃愚兄弟再生之恩矣！有何不可？飛虎曰：旣如此，隨吾來。二人隨着武成王飛騎而來，霎時卽至；宜生晁田見方家兄弟跟着而來，嚇的魂不附體。武成王下騎，將定風珠付與宜生，你二位先行，吾帶方弼方相後來。且說宜生

晁田星夜趕至西岐蓬下，來見子牙。子牙問：取定風珠的事如何？宜生便將渡黃河被劫之事，幸遇黃飛虎取回，並收得方相兄弟二人一節，說了一遍。子牙不語，忙把定風珠上蓬獻與燃燈道人。衆仙曰：既有此珠，明日可破風吼陣，不知勝負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破一陣，必先用一個賠償性命的，此便是佛家輪迴報應之說。執一而不破，當日只願用後面一個去破，何等直捷省事乎！

#### 第四十六回 廣成子破金光陣

仙佛從來少怨尤，只因煩惱惹閑愁；持強自棄千年業，用暴須拚萬劫修。  
幾度看來悲往事，從前思省爲誰讎；可憐羽化封神日，俱作南柯夢裏遊。  
話說燃燈道人次日與十二弟子排班下蓬，將金鐘玉磬頻敲，一齊出陣；只見成湯營裏一聲炮響，聞太師乘騎早至轅門，看子牙破風吼陣。董天君作歌而來，騎八叉鹿，提兩口太阿劍，歌曰：

得到清平有甚憂？丹爐乾馬配坤牛；從來看破紛紛亂，一點靈臺只自由。  
話說董天君鹿走如飛，陣前高叫：燃燈觀左右無人，可先入風吼陣；忽然見黃飛虎領

方弼方相來見子牙，稟曰：末將催糧收二將，乃紂王駕下鎮殿大將軍。方弼方相兄弟二人，子牙大喜。猛然間，燃燈道人看見兩個大漢，問子牙曰：此是何人？子牙曰：黃飛虎新收二將，乃是方弼方相。燃燈嘆曰：天數已定，萬物難逃！就命方弼破風吼陣，走一遭。子牙遂令方弼破風吼陣，可憐方弼不過是俗子凡夫，那裏知道其中幻術。便應聲願往，持戟拽步如飛，直奔至陣前。董天君見一大漢，身長三丈有餘，面如重棗，一部落腮髭鬚，四隻眼睛，甚是兇惡。董天君看罷，着實駭然，怎見得有讚爲證：

三叉冠烏雲蕩漾，鉄掩心砌就龍鱗；翠藍袍團花燦爛，畫桿戟烈烈征雲。四日生光真顯耀，臉如重棗像蝦紅；一步落腮飄腦後，平生正直最英雄。曾反朝歌保太子，盤河渡口遇宜生；歸周未受封官爵，風吼陣上見奇功。只因前定垂天象，顯道封神久注名。

話說方弼見董天君大呼曰：妖道慢來！就是一戟。董天君那裏招架得住，只是一合，便往陣裏走了。子牙命左右播鼓，方弼耳聞鼓聲響，拖戟趕來；至風吼陣門前，逕冲將進去。他那裏知道陣內無窮奧妙，只見董天君上了板臺，將黑旛搖動，黑風捲起，有萬千兵刃，殺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方弼四肢已爲數段，跌倒在地。一道靈魂，往封神臺清

福神柏鑑引進去了。董天君命士卒將方弼尸首拖出陣來。董全催鹿復至陣前，大呼曰：玉虛道友，爾等把一凡夫誤送性命，汝心安乎？既是高明道德之士，來會吾此陣，便見玉石也。燃燈乃命慈航道人，你將定風珠拿去，破此風吼陣。慈航道人領法旨，乃作歌曰：

自隱玄都不記春，幾回蒼海變成塵；玉京金闕朝元始，紫府丹霄悟妙真。喜集成成千歲鶴，閒來高臥萬年身；吾今已得長生術，未肯輕傳於世人。

話說慈航道人謂董全曰：道友，吾輩逢此殺戒，爾等最是逍遙，何苦擺此陣勢，自取滅亡？當時僉押封神榜，你可曾在碧遊宮聽你掌教師尊曾說有兩句偈言，帖在宮門，靜誦黃庭緊閉洞，如染西土受災殃。董天君曰：你闡教門下，自倚道術精奇，屢屢將吾輩貌視。我等方纔下山，道友，你是爲善好樂之客，速回去，再着別個來，休惹苦惱。慈航曰：連你一身也顧不來，還要顧我。董全大怒，執寶劍望慈航直取；慈航架劍，口稱善哉！方纔用劍相還，來往有三五回合。董天君往陣中便走；慈航道人隨後趕來，到得陣門前，亦不敢擅入裏面去。只聽得腦後鐘聲頻催，乃徐徐而入；只見董天君上了板臺，將黑旛搖動，黑風捲起，却如懷方弼一般；慈航道人頂上有定風珠，此風焉能得至？不知此

風不至，刀刃怎麼得來？慈航將清淨琉璃瓶祭於空中，命黃巾力士將瓶底朝天，瓶口朝地；只見瓶中一道黑氣，一聲響，將董全吸在瓶中去了。慈航命力士將瓶口轉上，帶出風吼陣來。只見聞太師坐在黑麒麟身上，專聽陣中消息；只見慈航道人出來，對聞太師曰：風吼陣已被吾破矣！命黃巾力士將瓶傾下來，怎見得，只見：

絲縑道服麻鞋在，

渾身皮肉化成膿。

董全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來，清福神柏鑑引進去了。聞太師見而大呼曰：氣殺吾也！將麒麟磕開，提金鞭沖殺過來；有黃龍真人乘鶴急止之曰：聞太師，你十陣方破三陣，何必又動無明來，亂吾班次？只聽得寒冰陣主大叫：聞太師且不要爭先，待吾來也！乃信口作歌曰：

玄中奧妙少人知，

變化隨機事事奇；

九轉功成爐內寶，

從來應笑世人癡。

話說聞太師只得立住，那寒冰陣內，袁天君歌罷，大呼：闡教門下，誰來會吾此陣？燃燈道人命道行天尊門徒薛惡虎，你破寒冰陣走一遭。薛惡虎領命，提劍蜂擁而來；袁天君見是一個道童，乃曰：那道童速自退去，着你師父來。薛惡虎怒曰：奉命而來，豈有善回之理？執劍砍來。袁天君大怒，將劍來迎；戰有數合，便走入陣內去了。薛惡虎隨後趕

入陣來，只見袁天君上了板臺，用手將阜旛搖動，上有冰山，卽似刀山一樣，往下磕來，下有冰塊如狼牙一般，往下湊合，任你是甚麼人，遇之卽爲齧粉。薛惡虎一入其中，只聽得一聲響，磕成肉泥；一道靈魂，逕往封神臺去了。陣中黑氣上昇，道行天尊嘆曰：門人兩個，今絕於二陣之中！又見袁天君跨鹿而來，便叫：你們十二位之內，乃是上仙名士，誰來會吾此陣？乃令此無甚道術之人，來送性命。燃燈道人命普賢真人走一遭，普賢真人作歌而來：

道德根源不敢忘，寒冰看破火消霜；塵心不解遭魔障，眼前咫尺失天堂。

普賢真人歌罷，袁天君怒氣紛紛，持劍而至；普賢真人曰：袁角，你何苦作孽，擺此惡陣？貧道此來，入陣時，一則開吾殺戒，二則你道行工夫，一旦失却，後悔何及？袁天君大怒，仗劍直取；普賢真人將手中劍架住，口稱：善哉！二人戰有三五合，袁角走入陣中去了。普賢真人隨卽走入陣來。袁天君上了板臺，將黑旛招動，上有冰山一座，打將下來。普賢真人用手指上放一道白光如線，長出一朵慶雲，高有數丈，上有八角，角上乃金燈，纓絡垂珠，護持頂上。其冰見金燈自然消化，毫不能傷；有一個時辰，袁天君見其陣已破，方欲抽身，普賢真人用吳鉤劍飛來，將袁天君斬於臺下。袁角一道靈魂，被清福神引

進封神臺去了。普賢收了雲光，大袖迎風，飄飄而出；聞太師又見破了寒冰陣，欲爲袁角報讎，只見金光陣主，乃金光聖母，撒開五點斑豹駒，厲聲作歌而來：

真大道，不多言，運用之間恆自然；放開二目見天元，此卽是神仙。

話說金光聖母騎五點斑豹駒，提飛金劍，大呼曰：闡教門人，誰來破吾金光陣？燃燈道人看左右無人，先破此陣，正沒計較，只見空中飄然墜下一位道人，而如傅粉，唇似丹珠，怎見得，有詩爲證：

道服先天氣概昂，竹冠麻履異尋常；絲縑腰下飛鸞尾，寶劍鋒中起燁光。

全氣全神真道士，伏龍伏虎仗仙方；袖藏奇寶欽神鬼，封神榜上把名揚。

話說衆道人看時，乃是玉虛宮門下蕭臻。蕭臻對衆仙稽首曰：吾奉師命下山，特來破金光陣。只見金光聖母大呼曰：闡教門下誰來會吾此陣？言未畢，蕭臻轉身曰：吾來也！金光聖母認不得蕭臻，問曰：來者是誰？蕭臻笑曰：你連吾也不認得了！吾乃玉虛門下蕭臻，便是。金光聖母曰：爾有何道行敢來會吾此陣？執劍來取。蕭臻撒步赴而交還，二人戰未及三五合，金光聖母撥馬往陣中飛走。蕭臻大叫：不要去，吾來了！逕趕入金光陣內，至一臺下，金光聖母下駒上臺，將二十一根杆上吊着鏡子，鏡子上每面有一



套套住鏡子，聖母將繩子拽起，其鏡現出把手，一放明雷響處，振動鏡子，連轉數次，放出金光，射着蕭臻，大叫一聲，可憐正是：

百年道行從今滅，

衣袍身體影無蹤。

蕭臻一道靈魂，清福神柏鑑引進封神臺去，金光聖母復上了斑豹駒，走至陣前，曰：蕭臻已絕，誰敢會吾此陣？燃燈道人命廣成子，你去走一遭。廣成子領命作歌曰：

有緣得悟本來真，曾在終南遇聖人；指出長生千古秀，生成玉蕊萬年新。渾身是口難爲道，大地飛塵別有春；吾道了然成一貫，不明一字最艱辛。

話說金光聖母見廣成子飄然而來，大叫曰：廣成子，你也敢會吾此陣？廣成子曰：此陣有何難破？聊爲兒戲耳！金光聖母大怒，仗劍來取，廣成子執劍相迎，戰未及三五合，金光聖母轉身往陣中走了。廣成子隨後趕入金光陣內，見臺前有幡杆二十一根，上有物件掛着；金光聖母上臺，將繩子攪住，拽起套來，現出鏡子，發雷振動，金光射將下來。廣成子忙將八卦仙衣打開，連頭裹定，不見其身。金光縱有精奇奧妙，侵不得八卦紫壽衣。有一個時辰，金光不能透入其身，雷聲不能振動其形。廣成子暗將番天印，往八卦仙衣底下打將上來，一聲響，把鏡子打碎了十九面。金光聖母着慌忙，拿兩面鏡子

在手，方欲搖動，急發金光來照廣成子，早被廣成子復祭番天寶印打來，金光聖母躲不及，正中頂門，腦漿迸出，一道靈魂，早進封神臺去了。廣成子破了金光陣，方出陣門，聞太師得知金光聖母已死，大叫曰：廣成子休走，吾與金光聖母報讎！麒麟走動如飛，只見化血陣內，孫天君大呼曰：聞兄不必動怒，待吾擒他，與金光聖母報讎。孫天君面如重棗，一部短髯，戴虎頭冠，乘黃斑鹿，飛滾而來。燃燈道人顧左右，併無一人去得；偶然見一道人慌忙而至，與衆人打稽首曰：衆位道兄請了。燃燈曰：道者何來？高姓大名？道人曰：衲子乃五夷山白雲洞散人，喬坤是也。聞十絕陣內化血陣，吾當協助子牙。言未了，孫天君叫曰：誰來會吾此陣？喬坤抖搜精神曰：吾來了！仗劍在手，向前問曰：爾等雖是截教，總是出家人，爲何起心不良，擺此惡陣？孫天君曰：爾是何人，敢來破吾化血陣？快快回去，免遭枉死。喬坤大怒罵曰：孫良，你休誇海口，吾定破爾陣，拿你梟首號令西岐。孫天君大怒，縱鹿仗劍來取，喬坤赴面交還，未及數合，孫天君敗入陣，喬坤隨後趕入陣中，孫天君上臺，將一片黑沙往下打來，正中喬坤。正是：

沙沾袍服身爲血，

化作津津遍地紅。

喬坤一道靈魂，已進封神臺去了；孫天君復出陣前，大呼曰：燃燈道友，你着無名下士

來破吾陣，枉喪其身。燃燈命太乙真人，你去走一遭。太乙真人作歌而來：

當年有志學長生，今日方知道行精；運動乾坤顛倒理，轉移日月互爲明。蒼龍有意歸離臥，白虎多情覓坎行；欲鍊九還何處是，震宮雷動兌西成。

太乙真人歌罷，孫天君曰：道兄，你非是見我此陣之妙。太乙真人笑曰：道友休誇大口，吾進此陣，如入無人之境耳。孫天君大怒，催鹿仗劍直取太乙真人，用劍相還；未及三五合，孫天君便往陣中去了。太乙真人聽腦後金鐘催響，至陣門，將手往下一指，地現兩朵青蓮，真人腳踏二花，騰騰而入。真人用左手一指，指上放出一道白光，高有一二丈，頂上現一朵慶雲，旋在空中護於頂上。孫天君在臺上抓一把黑沙，打將下來；其沙方至頂雲，如雪見烈焰一般，自滅無跡。孫天君大怒，將一斗黑沙，往下一潑；其沙飛揚而去，自滅自消。孫天君見此術不應，抽身逃遁。太乙真人忙將九龍神火罩，祭於空中。孫天君命該如此，將身罩住；真人雙手一拍，只見現出九條火龍，將罩盤繞，頃刻燒成灰燼，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聞太師在老營外，見太乙真人又破了化血陣，大叫曰：太乙真人休回去，吾來了！只見黃龍真人乘鶴而至，立阻聞太師曰：大人之語，豈得失信？十陣方纔破六，爾且暫回，明日再會。如今不必這等恃強，雌雄自有分定。聞太師氣

冲斗牛，神日光輝，鬚髮皆豎；回進老營，忙請四陣主入帳，太師泣對四天君曰：吾受國恩，官居極品，以身報國，理之當然；今日六友遭殃，吾心何忍；四位請回海島，待吾與姜尚，決一死戰，誓不俱生！太師道罷，淚如雨下。四天君曰：聞兄且自寬慰，此是天數，吾等各有主張，俱回本陣去了。且說燃燈與太乙真人，回至蘆蓬，默坐不言；子牙打點前後話，說聞太師獨自尋思，無計可施，忽然想起峨嵋山羅浮洞趙公明，心下躊躇。若得此人來，大事庶幾可定。忙喚吉立余慶，好生守營，我往峨嵋山去來。二人領命。太師隨上黑麒麟，掛金鞭，駕風雲，往羅浮洞而來。正是：

神風一陣行千里，

方顯玄門道術高。

霎時到了峨嵋山羅浮洞，下了麒麟；太師觀看其山，真清幽僻淨，鶴鹿紛紜，猿猴來往，洞門前懸掛藤蘿。太師問：有人否？少時有一童子出來，見太師三隻眼，問曰：老爺那裏來的？太師曰：你師父可在麼？童子答曰：在洞裏靜坐。太師曰：你說商都聞太師來訪，童子進來見師父，報曰：有聞太師來拜訪。趙公明聽說，忙出洞迎接，見聞太師大笑曰：聞道兄，那一陣風兒吹你到此？你享人間富貴，受用金屋繁華，全不念道門光景，清淡風味。二人攜手進洞，行禮坐下，聞太師長吁一聲，未及開言，趙公明問曰：道兄爲何長吁？

聞太師曰：我聞仲奉詔征西，討伐叛逆，不意崑崙教下姜尙，善能謀謨，助惡者衆，朋黨作奸，屢屢失機，無計可施，不得已，往金鼇島邀秦完等十友協助，乃擺十絕陣，指望擒獲姜尙。孰知今破其六，反損六位道友，無故遭殃，實爲可恨！今日自思，無門可投，忝愧到此，煩兄一往，不知道兄尊意如何？公明曰：你當時怎不早來？今日之敗，乃自取之也。既然如此，兄且先回，吾隨後卽至。太師大喜，辭了公明，上騎駕風雲回營不表。且說趙公明喚門徒陳九公、姚少司隨我往西岐去。兩個門徒領命，公明打點起身，喚童兒好生看守洞府，吾去就來。帶兩個門人，駕土遁往西岐，正行之間，忽然落下來，是一座高山上。正是：

異景奇花觀不盡，

分明生就小蓬萊。

趙公明正着山中景緻，猛然山脚下一陣狂風，捲起灰塵，公明看時，只見一隻猛虎來了，笑曰：此去也無坐騎，跨虎登山，正是好事。只見那虎剪尾搖頭而來，怎見得：

咆哮踴躍出深山，幾點英雄汗血斑；利爪如鈎心膽壯，銅牙似劍勢兇頑。未曾行動風先到，纔作奔騰草自扳；任是獸羣應畏服，敢攖威猛等閒閒。

話說趙公明見一黑虎前來，喜不自勝，正用得着你掉步向前，將二指伏虎在地，用絲

縑套住虎項，跨在虎背上，把虎頭一拍，用符籙一道，畫在虎項上。那虎四足，就起風雲；霎時間來到成湯營轅門下。虎衆軍大叫：「虎來了！」陳九公曰：「不妨，乃是家虎，快報與聞太師。」趙老爺已至轅門。太師聞報，忙出營迎迓，二人至中軍帳坐下。有四陣主來相見，共談軍務之事。趙公明曰：「四位道兄，如何擺十絕陣，反損了六位道友？此情真是可恨！正說間，猛然擡頭，只見子牙蘆蓬上吊着趙江。公明問曰：「那蓬上吊的是誰？」白天君曰：「道兄，那就是地烈陣主趙江。公明大怒，豈有此理？三教原來總一般。彼將趙江如此之辱，吾輩體面何存？待吾也將他的人拿一個來吊着，看他意下如何？」隨上虎提鞭，聞太師同四陣主出營，看趙公明來會姜子牙。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十陣主自恃無敵，故屢屢遭敗，理勢然也。若燃燈等必竟是以靜待動，故動輒致勝。古語：欺敵者亡。從來任一己用事的，都做不出好事來，可爲自用者之戒！

又批：十絕陣主，剛暴自任，理合取敗。大抵聞太師實是勾魂使，無奈燃燈亦以十個人去填陷，若有意送去的，此還是天數乎？果不可逃者乎？當與知數學者商之。

第四十七回

公明輔佐聞太師

異寶雖多莫炫奇，

須知盈滿有參差；

西山此際多誇勝，

狹路應思失意悲。

跨虎有威終屬幻，

降龍無術轉當時；

堪嗟紂日西山近，

無奈匡君欠所思。

話說趙公明乘虎提鞭出營來，大呼曰：着姜尙快來見吾！哪吒聽說，報上蓬來，有一跨虎道者，請師叔答話。燃燈謂子牙曰：來者乃峨嵋山羅浮洞趙公明是也，你可見機而作。子牙領命下蓬，乘四不相，左右有哪吒，雷震子，黃天化，楊戩，金木二吒擁出，只見杏黃旛招展，黑虎上坐一道人，怎見得：

天地玄黃修道德，宇宙洪荒練元神；虎龍嘯聚風雲鼎，烏兔迴旋卯酉晨。五遁三除閒戲耍，移山倒海等閒論；掌上曾安天地訣，一雙草履任遊巡。五氣朝元眞罕事，三花聚頂自長春；峨嵋山下聲名遠，得到羅浮有幾人？

話說子牙見公明向前施禮，口稱：道友，是那一座名山？何處洞府？公明曰：吾乃峨嵋山羅浮洞，趙公明是也。你破吾道友六陣，倚仗你等道術，壞吾六友，心實痛切。又把趙江高吊蘆蓬，情實可恨！姜尙，我知你是玉虛宮門下，我今日下山，必定與你見個高低。提鞭縱虎來取子牙，子牙仗劍急架忙還；二獸相交，未及數合，公明祭鞭在空中，神光閃

灼如電，其實驚人。子牙躲不及，被一鞭打下鞍轡。哪吒急來，使火尖鎗敵住公明。金吒救回姜子牙，子牙被鞭打傷後心死了。哪吒使開鎗法，戰未數合，又被公明一鞭打下風火輪來。黃天化看見，催開玉麒麟，使兩個鎚抵住公明。又飛起雷震子，展開黃金棍，往下打來。楊戩縱馬提鎗，將趙公明裹在垓心，好殺，只殺得：

天昏地慘無光彩，

宇宙渾然黃霧迷。

趙公明被三人裹住了，雷震子是上三路，黃天化是中三路，楊戩暗將哮天犬放起，形如白象，怎見得好犬：

仙犬修成號細腰，

形如白象勢如梟；

銅頭鐵頸難招架，

遭遇兇鋒骨亦消。

話說楊戩暗放哮天犬，趙公明不防備，早被哮天犬一口把頸項咬傷，將袍服扯碎，只得撥虎逃歸，進轅門。聞太師見公明失利，慌忙上前慰勞。趙公明曰：「不妨，忙將葫蘆中仙藥取出搽上，即時全愈不表。且說子牙被趙公明一鞭打死，抬進相府。武王知子牙打死，忙同文武衆官至相府，來看子牙。只見子牙面如白紙，合目不言，不覺點頭嘆曰：「名利二字，俱成畫餅，着實傷悼。」正嘆之間，報廣成子進相府來看子牙。武王迎接至殿前，武王曰：「道兄，相父已亡，如之奈何？」廣成子曰：「不妨，子牙該有此厄。叫取水一盞，道人



取一粒丹用水化開，搗開口，將藥灌下十二重樓。有一個時辰，子牙大叫一聲痛殺吾也！二目睜開，只見武王廣成子俱站於臥榻之前，子牙方知中傷已死，正欲掙起身來致謝，廣成子搖手曰：「你好生調理，不要妄動，吾去蘆蓬照顧，恐趙公明猖獗。」廣成子至蓬上，回了燃燈的話，已救回子牙還生，且在城內調養不表。話說趙公明次日，上虎提鞭出營，至蓬上，坐名要燃燈答話。哪吒報上蓬來，燃燈遂與衆道：「排班而出。」見公明威風凜凜，眼露兇光，非道者氣象。燃燈打稽首，對趙公明曰：「道兄請了公明，回答曰：道兄，你等欺吾教太甚，吾道你知，你道吾見，你聽吾道來。」

混沌從來不記年，各將妙道輔真全；當時未有星河斗，先有吾黨後有天。道兄，你乃闡教玉虛門下之士，我乃截教門人，你師我師，總是一師，祕受了道成仙，共爲教主。你們把趙江吊在蓬上，將吾道藐如灰土，弔他一繩，有你半繩，道理不公，豈不知：

翠竹黃鬚白筍芽，儒冠道履白蓮花；紅花白藕青荷葉，三教元來總一家。

燃燈答曰：「趙道兄，當時僉押封神榜，你可曾在碧遊宮？」趙公明曰：「吾豈不知？」燃燈曰：「你既知道，你師曾說榜中之姓名，三教內俱有彌封無影，死後見明。爾師言得明明白白。」

道兄今日至此，乃自昧己心，逆天行事；是道兄自取，吾輩逢此劫數，吉凶未知。吾自天皇修成正果，至今尙難脫紅塵；道兄無束無拘，却要強爭，你且聽我道來：

盤古修來不記年，陰陽二氣在先天；煞中生煞肌膚換，精裏含精性命圓。玉液丹成真道士，六根清淨產胎仙；扭天拗地心難正，徒費工夫落塹淵。

趙公明大怒曰：難道吾不知你且聽我道來？

能使須彌翻轉過，又將日月逆週旋；從來天地生吾後，有甚玄門道德仙。

趙公明道罷，黃龍真人跨鶴至前，大呼曰：趙公明，你今日至此，也是封神榜上有名的，合該此處盡絕！公明大怒，舉鞭來取，真人忙將寶劍來迎，鞭劍交加，未及數合，趙公明將縛龍索祭起，把黃龍真人平空拿去。赤精子見拿了黃龍真人，大呼：趙公明少得無禮，聽我道來：

會得陽丹物外玄，了然得意自忘筌；應知物外長生路，自是逍遙不老仙。鉛與汞合產先天，倒顛日月坤乾配；明明指出無生妙，無奈凡心不自捐。

話說赤精子執劍來取公明，公明鞭法飛騰，來往有三五合；公明取出一物，名曰定海珠，珠有二十四顆。此珠後來興於釋門，化爲二十四諸天。公明將此寶祭於空中，有五

色毫光；縱然神仙，觀之不明，瞧之不見。一刷下來，將赤精子打了一交。趙公明正欲用鞭復打赤精子頂上，有廣成子急步大叫：休得傷吾道兄，吾來了！公明見廣成子來得兇惡，急忙迎架。廣成子兩家交兵，未及一合，又祭此珠，將廣成子打倒塵埃。道行天尊急來抵住公明，公明連發此寶，打傷五位上仙。玉鼎真人、靈寶大法師、五位敗回蘆蓬。趙公明連勝回營，至中軍，聞太師見公明得勝大喜，公明命將黃龍真人也吊在旛杆上，把黃龍真人泥丸宮上，用符印壓住元物，不得脫逃。營中聞太師一面分付設酒，四陣主陪飲。且說燃燈回上蓬來坐下，五位上仙俱着了傷，面面相覷，默默不語。燃燈問衆位道友曰：今日趙公明用的是何物件，打傷衆位靈寶大法師？只知着人甚傷，不知是何寶物，看不明白。五人齊曰：只見紅光閃爍，不知是何物件。燃燈聞言，甚是不樂。忽然抬頭見黃龍真人，弔在旛杆上面，心下越覺不安。衆道者嘆曰：是吾輩逢此劫厄，不能擺脫。今黃龍真人被如此厄難，我等此心何忍？誰能與他解厄方好？玉鼎真人曰：不妨。至晚間再作處治。道友俱不言，不覺紅輪西墜，玉鼎真人喚楊戩曰：你今夜去，把黃龍真人放來。楊戩聽命，至一更時分，化作飛蟻，飛在黃龍真人耳邊，悄悄言曰：師叔，弟子楊戩奉命特來放老爺爺，怎麼樣陽神便出？真人曰：你將吾頂上符印去了，吾自得

脫楊戩將符印揭去了，正是：

天門大開陽神出，

去了崑崙正果仙。

真人來至蘆蓬，稽首謝了玉鼎真人，衆道人大喜。且說趙公明飲酒半酣，正歡呼大悅，忽鄧忠來報啓老爺，旛上不見了道人了！趙公明掐指一算，知道是楊戩救去了。公明笑曰：你今日去了，明日怎逃？彼時二更席散，各歸寢榻。次日陞中軍，趙公明上虎提鞭，早到蓬下，坐名要燃燈答話。燃燈在蓬上，見公明跨虎而來，謂衆道友曰：你們不必出去，待吾出去會他。燃燈乘鹿，數門人相隨，至於陣前。趙公明曰：楊戩救了黃龍真人來了，他有變化之功，叫他來見我。燃燈笑曰：道友乃斗筭之器，此事非是他能，乃仗武王洪福，姜尚之德耳。公明大怒曰：你將此言惑亂軍心，甚是可恨！提鞭就打。燃燈口稱善哉！急忙用劍招架，未及數合，公明將定海珠祭起，燃燈借慧眼看時，一派五色毫光，瞧不見是何寶物。看看落將下來，燃燈撥鹿便走，不進蘆蓬，望西南上去了。公明追將下來，往前趕有多時，至一山坡，松下有二人下棋，一位穿青，一位穿紅，正在分局之時。忽聽鹿蹄響亮，二人回頭見是燃燈道人，二人忙問其故。燃燈認不得二人，燃燈把趙公明伐西岐事說了一遍。二人曰：不妨，老師站在一邊，待我二人問他。且說趙公明虎走

如風馳電驟，倏忽而至。二人作歌曰：

可憐四大屬虛名，認破方能脫死生；慧性猶如天際月，幻情却似水中冰。撥迴關捩頭頭着，看破虛空物物明；缺行虧功俱是假，丹爐火鍊道難成。

且說趙公明正趕燃燈，聽得歌聲古怪，定目觀之，見二人各穿青紅二色衣袍，臉分黑白。公明問曰：爾是何人？二人笑曰：你連我也認不得，還稱你是神仙？聽我道來：

堪笑公明問我來，我家原住在烟霞；眉藤火電非閒說，手種金蓮豈自誇。三尺焦桐爲活計，一壺美酒是生涯；騎龍遠出遊蒼海，夜靜無人玩月華。

吾乃五夷山散人，蕭升蕭寶是也。俺弟兄閒對一局，以遣日月，今見燃燈老師，被你欺逼太甚，強逆天道，扶假滅真，自不知己罪，反恃強追襲。吾故問你端的。趙公明大怒：你好大本領，焉敢如此？發鞭來打。二道人急以寶劍來迎；鞭來劍去，宛轉仙身。未及數合，公明把縛龍索祭起來，拿二個道人。蕭升一見此索，笑曰：來的好！急忙向豹皮囊，取出一個金錢右翅，名曰落寶金錢，也祭起空中；只見縛龍索跟着金錢，落在地上。蕭寶忙將索收了。趙公明見收了此寶，大呼一聲：好妖孽！敢收吾寶？又取定海珠，祭起於空中；只見瑞彩千團，打將下來。蕭升又發金錢，定海珠隨錢而下，蕭寶忙忙搶了定海珠。公

明見失了定海珠，氣得三尸神暴跳，急祭起神鞭；蕭升又發金錢，不知鞭是兵器，不是寶，如何落得。正中蕭升頂門，打得腦漿迸出，做一場散淡閒人，只落得封神臺上去了。蕭寶見道兄已死，欲爲蕭升報仇；燃燈在高阜處觀之，嘆曰：二友棋局歡笑，豈知爲我遭如此之苦！待吾暗助一臂之力，忙將乾坤尺祭起去，公明不會提防，被一尺打得公明幾乎墜虎；大呼一聲，撥虎往南去了。燃燈近前下鹿施禮，深感道兄施術之德，堪憐那一位穿紅的道友遭厄，吾心不忍；二位是那座名山？如處洞府？高姓大名？道者答曰：我等乃五夷山散人，蕭升蕭寶是也。因閒無事，假此一局遣興；今遇老師，實爲不平之忿。不期蕭兄絕於公明毒手，實爲可嘆！燃燈曰：方纔公明祭起二物，欲傷二位；貧道見一金錢起去，那物隨錢而落，道友忙忙收起，果是何物？蕭寶曰：吾寶名爲落寶金錢，連落公明二物，不知何名，取出來與燃燈觀看。燃燈一見定海珠，鼓掌大笑曰：今日方見此奇珍，吾道成矣！蕭寶忙問其故。燃燈曰：此寶名定海珠，自元始以來，此珠曾出現光輝，照耀玄都，後來杳然無聞，不知落於何人之手；今日幸逢道友，收得此寶，貧道不覺心爽神快。蕭寶曰：老師既欲見此寶，必是有可用之處，老師自當收去。燃燈曰：貧道無功，焉敢受此？蕭寶曰：一物自有一主，既老師可以助道，理當受得；弟子收之無用。燃燈

打稽首謝了。蕭寶二人同往西岐，至蘆蓬，衆道人起身相見。燃燈把遇蕭升一事說了一遍。燃燈又對衆人曰：「列位道友，被趙公明打傷，撲跌在地者，乃是定海珠。衆道人方悟。燃燈取出衆人觀看，一個個嗟嘆不已。不說燃燈得寶，再說趙公明被打了一乾坤尺，又失了定海珠，縛龍索，回進大營。聞太師接住，問其追燃燈一事。公明長吁一聲，聞太師曰：「道兄爲何這等？」公明大叫曰：「吾自修行以來，今日失利，正趕燃燈，偶逢二子，名曰蕭升、蕭寶，將吾縛龍索定海珠收去；吾自得道，仗此奇珠，今被無名小輩收去，吾心碎矣！」公明曰：「陳九公姚少司，你好生在此，吾往三仙島去來。」聞太師曰：「道兄此去速回，免吾翹首。」公明曰：「吾去卽回。」遂乘虎駕風雲而起，不一時，來至三仙島下。虎進洞府前，咳嗽一聲。少時童兒出來道：「原來是大老爺來了。」忙報與三位娘娘。大老爺至此，三位娘娘起身，齊出洞門迎接，口稱「兄長，請入裏面。」打稽首坐下。雲霄娘娘曰：「大兄至此，是往那裏去來？」公明曰：「聞太師伐西岐，不能取勝，請我下山，會闡教門人，連勝他幾番。後是燃燈道人會我，口出大言，吾將定海珠祭起，燃燈逃遁，吾便追襲，不意趕至中途，偶遇散人蕭升、蕭寶，兩個無名下士，把吾二物收去。自思闡地開天，成了道果，得此二寶，方欲鍊性修真，在羅浮洞中，以證元始。今一旦落於兒曹之手，心甚不平，特到此間，借

金蛟剪也罷，或混元金斗也罷，拿下山去，務要復回此二寶，吾心方安。雲霄娘娘聽罷，只得搖頭說道：大兄此事不可行。昔日三教共議，僉押封神榜，吾等俱在碧遊宮，我們截教門人，封神榜上頗多，因此禁止，不出洞府，只爲此也。吾師有言：彌封名姓，當宜謹慎宮門；又有兩句，貼在宮外：

謹閉洞門，靜誦黃庭三兩卷；

身投西土，封神榜上有名人。

如今闡教道友犯了殺戒，吾截教實是逍遙；昔日鳳鳴岐山，今生聖主，何必與他爭論閒非？大兄你不該下山，你我只等子牙封過神，纔見神仙玉石，大兄請回峨嵋山，待平定封神之日，吾親自往靈鷲山，問燃燈討珠還你。若是此時要借金蛟剪，混元金斗，妹子不敢從命。公明曰：難道我來借你，也不肯？雲霄娘娘曰：非是不肯，恐怕一時失手，追悔何及。總求兄請回山，不久封神在邇，何必太急？公明嘆曰：一家如此，何況外人？遂起身作辭，欲出洞門，十分怒色。正是：

他人有寶他人用，

果然開口告人難。

三位娘娘聽公明之言，內有碧霄娘娘要借，奈姐姐雲霄不從。且說公明跨虎離洞，行不上一二里，在海面上行，腦後人叫曰：趙道兄！公明回頭看時，一位道姑，腳踏風雲而



至。怎見得：

髻挽青絲殺氣浮，修真鍊性隱山邱；爐中玄妙超三界，掌上風雷震九州。十里金城驅黑霧，衆仙瑤島運神籌；若還腦後仙姑怒，翻倒乾坤不肯休。

趙公明看時，元來是菡芝仙。公明曰：道友爲何相招？道姑曰：道兄那裏去？趙公明把伐西岐失了定海珠的事，說了一遍；方纔向俺妹子借金蛟剪去，復奪定海珠，他堅執不允，故此往別處借些寶貝，再作區處。菡芝仙曰：豈有此理？我同道兄回去，一定不借，何況外人？菡芝仙把公明請將回來，復至洞門下虎，童兒稟三位娘娘：大老爺又來了。三位娘娘復中洞來迎接，只見菡芝仙同來，入內行禮坐下。菡芝仙曰：三位姐姐，道兄乃你三位一脈，爲何不立綱紀；難道玉虛宮有道術，吾等就無道術？他既收了道兄二寶，理當爲道兄出力；三位姐姐爲何不允？這是何故？倘或道兄往別處借了奇珍，復得西岐燃燈之寶，你姊妹面上不好看了；況且至親一脈，又非別人。今親妹子不借，何況他人哉？連我八卦爐中鍊的一物，也要協助聞兄去；怎的你倒不肯？碧霄娘娘在傍一力贊助；姐姐也罷，把金蛟剪借與長兄去罷。雲霄娘娘聽罷，沉吟半晌，無法可處，不得已取出金蛟剪來。雲霄娘娘曰：大兄你把金蛟剪拿去，對燃燈說：你可把定海珠還我，我

便不放金蛟剪；你若不還我寶珠，我便放金蛟剪。那時月缺難圓。他自然把寶珠還你。大兄千萬不可造次行事，我是實言。公明應諾，接了金蛟剪，離却三仙島。菡芝仙送公明曰：吾爐中鍊成奇珍，不久亦至。彼此作謝而別。公明別了菡芝仙，隨風雲而至成湯大營，旗牌報進營中，啓太師爺。趙老爺到了。聞太師迎接入中軍坐下，正是：

入門休問榮枯事，

觀見容顏便得知。

太師問道：兄往那裏借寶而來？公明曰：往三仙島吾妹子處。那裏借他的金蛟剪來，明日務要復奪吾定海珠。聞太師大喜，治酒款待，四陣主相陪。當日席散，次早成湯營中炮響，聞太師上了黑麒麟，左右是鄧辛、張陶、趙公明跨虎臨陣，專請燃燈答話。哪吒報進蘆蓬，燃燈早知其意。今公明已借金蛟剪來，謂衆道友曰：趙公明已有金蛟剪，你們不可出去，吾自去見他。遂上了仙鹿，自臨陣前。公明一見燃燈，大呼曰：你將定海珠還我，萬事干休；若不還我，定與你見個雌雄。燃燈曰：此珠乃佛門之寶，今見主必定要取，你那左道傍門，豈有福慧壓得住他？此珠還是我等了道證果之珍，你也不必妄想。公明大叫曰：今日你既無情，我與你月缺難圓。遂縱虎沖來。

跨虎臨鋒膽氣雄，眼睜怪目吐長虹；神鞭閃灼龍搖尾，蛟虎飛騰霧裏風。借來蛟剪

稱無價，要奪奇珠立大功；只爲不知周主福，千年道行一場空。

話說燃燈道人見公明縱虎沖來，只得催鹿抵架，鹿虎交架，往來數合，趙公明將金蛟剪祭起，不知燃燈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趙公明也只是恃得自己有寶貝，故此連勝。燃燈衆人一至，失却諸寶，便自空拳失手，反去沿門托鉢，凡有吾輩者皆當自愛。

又批：公明無寶珠，便自張惶失措，一有金蛟剪，又自恃此逞兇，所以終至失手。古人云：謙受益，滿招損，良有以也。

#### 第四十八回 陸壓獻計射公明

周家開國應天符，何怕區區定海珠？  
陸壓有書能射影，公明無計庇頭顱。  
應知幻化多奇士，誰信凶殘活獨夫？  
聞仲扭天原爲主，忠肝留向在龍圖。

話說公明祭起金蛟剪，此剪乃是兩條蛟龍，採天地靈氣，受日月精華，起在空中，往來上下，祥雲護體，頭交頭如剪，尾交尾如股，不怕你得道神仙，一闌兩段。那時起在空中，往下闌來，燃燈忙拚了梅花鹿，借土遁去了，把梅花鹿一闌兩段。公明怒氣不息，暫回老營不提。且說燃燈逃回蘆蓬，衆仙接着，問金蛟剪的原故，燃燈搖頭道：好利害！起在

空中，如二龍絞結，落下如利刀一般；我見勢不好，預先借土遁走了。可惜把我的梅花鹿一闌兩段！衆道人聽說，俱各心寒，共議將何法可施。正議間，哪吒上蓬來，啓老爺：有一道者求見。燃燈道：請來。哪吒下篷，對道人曰：老師有請。這道人上得蓬來，打稽首曰：列位道兄請了。燃燈與衆道人俱認不得此人。燃燈笑容問曰：道友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道人曰：貧道閒遊五嶽，悶戲四海，吾乃野人也。吾有歌爲證：

貧道本是崑崙客，石橋南畔有舊宅；修行得道混元初，纔了長生知順逆。休誇爐內紫金丹，須知火裏焚玉液；跨青鸞，騎白鶴，不去蟠桃滄壽藥，不去玄都拜老君，不去玉虛門上諾。三山五岳任我遊，海島蓬萊隨意樂；人人稱我爲仙癖，腹內盈虛自有情。陸壓散人親到此，西岐要伏趙公明。

貧道乃西崑崙閒人，姓陸名壓，因爲趙公明保假滅真，又借金蛟剪下山，有傷衆位道友；他只知術無窮，豈曉得玄中更妙。故此貧道特來會他一會，管教他金蛟剪也用不成，他自然休矣。當日道人默坐無言。次日，趙公明乘虎蓬前，大呼曰：燃燈！你既有無窮妙道，如何昨日逃回？可速來早決雌雄！哪吒報上蓬來，陸壓曰：貧道自去。道人下得蓬來，逕至軍前。趙公明忽見一矮道人，帶魚尾冠，大紅袍，異相長鬚，作歌而來：

烟霞深處訪玄真，坐向沙頭洗幻塵；七情六欲消磨盡，把功名付水流。任逍遙自在閒身，尋野叟同垂釣；覓騷人共賦吟，樂陶陶別是乾坤。

趙公明認不得，問曰：來的道者何人？陸壓曰：趙公明，你是也，認不得我；我也非仙，也非聖，你聽我道來：

性似浮雲，意似風飄，流四海不停蹤；或在東洋觀皓月，或臨南海又乘龍。三山虎豹俱騎盡，五嶽青鸞足下從；不富貴，不簪纓，玉虛宮裏亦無名。玄都觀內桃千樹，自酌三杯任我行；喜將棋局邀玄友，悶坐山岩聽鹿鳴。閒吟詩句驚天地，靜理瑤琴樂性情；不識高名空費力，吾今到此絕公明。

貧道乃西崑崙閒人，陸壓是也。趙公明大怒，好妖道！焉敢如此？出口傷人，欺吾太甚。催虎提鞭來取，陸壓持劍對面交還，未及三五合，公明將金蛟剪發在空中，陸壓觀之，大呼曰：來的好！化一道長虹而去。公明見走了陸壓，怒氣不息；又見蘆蓬上燃燈等昂然而坐，公明切齒而回。且說陸壓逃歸，此非是與公明會戰，實看公明形容，以便定計。正是：

千年道行隨流水，

絕在釘頭七箭書。

且說陸壓回蓬，與諸道友相見，燃燈問會公明一事如何？陸壓曰：「衲子自有處治，此事請子牙自行。」子牙道：「領命。」陸壓揭開花籃，取出一幅書，寫得明白，上有符印口訣，依次而用，可往岐山立一營，營內築一臺，結一草人，人身上書趙公明三字，頭上一盞燈，足下一盞燈，脚步罡斗，書符結印焚化。一日三次拜禮，至二十一日之午時，貧道自來助你，公明自然絕也。子牙領命，前往岐山，暗調三千人馬，又令南宮适、武吉先去安置。子牙後隨軍至岐山，南宮适築起將臺，安排停當，紮一草人，依方製度。子牙披髮仗劍，脚步罡斗，書符結印，連拜三五日，把趙公明只拜得心如火發，意似油煎，走投無路。帳前走到帳後，抓耳撓腮，聞太師見公明如此不安，心中甚是不樂，亦無心理論軍情。且說烈焰陣主白天君，進營來見，聞太師曰：「趙道兄這等無情無緒，恍惚不安，不如且留在營中，吾將烈焰陣去會闡教門人。」聞太師欲阻白天君，白天君大呼曰：「十陣之內，無一陣成功，如今若坐視不理，何日成功？遂不聽太師之言，轉身出營，走入烈焰陣內，鐘聲響處，白天君乘鹿大呼於蓬下。燃燈同衆道人下蓬排班，方纔出來，未曾站定，只見白天君大叫：「玉虛教下誰來會吾？」此陣燃燈顧左右無一人答應。陸壓在傍問曰：「此陣何名？」燃燈曰：「此是烈焰陣。」陸壓笑曰：「吾去會他一番，作歌而出。」

烟霞深處運元功，睡醒茅廬日已紅，翻身跳出塵埃境，把功名，付轉蓬，受用些明月清風。人世間，逃名士，雲水中，自在翁，跨青鸞，遊遍山峯。

陸壓歌罷，白天君曰：爾是何人？陸壓曰：你既設此陣，陣內必有玄妙處；我貧道乃是陸壓，特來會你。天君大怒，仗劍來取；陸壓用劍相還，未及數合，白天君望陣內便走。陸壓耳聽鐘聲，隨卽趕來；白天君下鹿上臺，將三首紅旛招展；陸壓進陣，見空中火，地下火，三昧火，三火將陸壓團裹居中。他不知陸壓乃火內之珍，離地之精，三昧之靈；三火攢遠，共在一家，焉能壞得此人？陸壓被三火燒有兩個時辰，在火內作歌曰：

燧人曾鍊火中陰，三昧攢來用意深；烈焰空燒吾祕授，何勞白禮費其心。

白天君聽得此言，著心看火內，見陸壓精神百倍，手中託着一個葫蘆，葫蘆內有一線毫光，高三丈有餘。上邊現出一物，長有七寸，有眉有目；眼中兩道白光，反罩將下來，釘住了白天君泥丸宮。白天君不覺昏迷，莫知左右。陸壓在火內一躬，請寶貝轉身，那寶貝在白禮頭上一轉，白禮首級早已落下塵埃；一道魂靈，往封神臺上去了。陸壓收了葫蘆，破了烈焰陣，方出陣時，只見後面大呼曰：陸壓休走，吾來也！落魂陣主姚天君，騎鹿持錮，面如黃金，海下紅髯，巨口獠牙，聲如霹靂，如飛雷而至。燃燈命子牙曰：你去喚

方相破落魂陣走一遭。子牙急令方相：你去破落魂陣，其功不小。方相應聲而出，手提方天畫戟，飛步出陣。大喝曰：吾奉將令，特來破你落魂陣。便不答話，一戟就刺。方相身長力大，姚天君招架不住，掩一鎗望陣內便走。方相耳聞鼓聲，隨後追來，趕進落魂陣中。見姚天君已上板臺，把黑沙一把，灑將下來。可憐方相那知其中奧妙，大叫一聲，頃刻而絕。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姚天君復上鹿出陣，大呼曰：燃燈道人，你乃名士，爲何把一俗子凡夫，枉受殺戮？你們可着道德清高之士，來會吾此陣。燃燈命赤精子：你當去矣！赤精子領命，提寶劍，作歌而來：

何幸今爲物外人，都因夙世脫凡塵；要知生死無差別，開了天門妙莫論。事事通非事事，神神神徹不神神；目前總是長生理，海角天涯都是春。

赤精子歌罷曰：姚賓，你前番將姜子牙魂魄拜來，吾二次進你陣中，雖然救出子牙魂魄，今日你又傷方相，殊爲可恨！姚天君曰：太極圖玄妙，也不過如此；今已做吾囊中之物，你是玉虛門下，神通雖高不妙。赤精子曰：此是天意，該是如此；你今逢絕地，性命難逃，悔將何及？姚天君大怒，執鎗就打。赤精子口稱善哉，招架閃躲，未及數合，姚賓便進落魂陣去了。赤精子聞後面鐘聲，隨進陣中。這一次乃三次了，豈不知陣中利害？赤精



子將頂上慶雲一朵現出，先護其身；又將八卦紫壽仙衣，披在身上，光華顯耀，使黑沙不沾，其身自然安妥。姚天君上臺，見赤精子進陣，忙將一斗黑沙，往下一潑，赤精子上有慶雲，下有仙衣，黑沙不能侵犯。姚天君大怒，見此術不應，隨欲下臺，復來戰爭，不防赤精子暗將陰陽鏡，望姚賓劈面一晃，姚天君便撞下臺來。赤精子對東崑崙打稽首曰：弟子開了殺戒，提劍取了首級，姚賓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赤精子破了落魂陣，取回太極圖送還玄都洞。且言聞太師因趙公明如此，心下不樂，懶理軍情，不知二陣主又失了機，太師聞報，破了兩陣，只急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頓足嘆曰：不期今日吾累諸友遭此災厄！忙請二陣主張王兩位天君。太師泣而言曰：不幸奉命征討，累諸位道兄受此無辜之災，吾受國恩，理當如此，衆道友却是爲何遭此荼毒，使聞仲心中如何得安？又見趙公明昏亂，不知軍務，只是睡臥，嘗聞他鼻息之聲。古云：神仙不寢，乃清淨六根。如何今已六七日，只是昏睡，且不說湯營亂紛紛計議不一。且說子牙拜得那趙公明元神散而不歸，但神仙以元神爲主，遊八極，任逍遙，今一旦被子牙拜去，不覺昏沉，只是要睡。聞太師心下甚是着忙，自思：趙道兄爲何只是睡而不醒，必有凶兆。聞太師愈覺鬱鬱不樂。且說子牙在岐山拜了半月，趙公明越覺昏沉長睡，不省人

事。太師入內帳，見公明鼻息如雷，用手推而問曰：道兄，你乃仙體，爲何只是酣睡？公明答曰：我並不曾睡。二陣主見公明顛倒，謂太師曰：聞兄據我等觀趙道兄光景，不像好事，想有人暗算他的。取金錢一卜，便知何故。聞太師曰：此言有理，便忙排香案，親自拈香，搜求八卦。聞太師大驚曰：術士陸壓將釘頭七箭書在西岐山，要射殺趙道兄。這事如何處？王天君曰：既是陸壓如此，吾輩須往西岐山，搶了他的書來，方能解得此厄。太師曰：不可。他既有此意，必有准備，只可暗行，不可明取。若是明取，反爲不利。聞太師入後營，見趙公明曰：道兄，你有何說？公明曰：道兄，你有何說？太師曰：原來術士陸壓將釘頭七箭書射你。公明聞得此言，大驚曰：道兄，我爲你下山，你當用何解救？我聞太師這一會神魂飄蕩，性亂如麻，一時間走投無路。張天君曰：聞道兄不必着急，今晚命陳九宮姚少司二人，借土遁暗往岐山，搶了此書來，大事方纔可定。太師大喜，正是：

天意已歸眞命主，

何勞太師暗安排。

話說陳九宮二位徒弟，去搶箭書不表。且說燃燈與衆門人靜坐，各運元神。陸壓忽然心血來潮，道人不語，掐指一算，早解其意。陸壓曰：衆位道兄，聞仲已察出原由，今着他二門人去岐山，搶此箭書。箭書搶去，吾等無生，快遣能士報知子牙，須知防備，方保無

虞。燃燈隨遣楊戩哪吒二人，速往岐山去，報子牙。哪吒登風火輪先行，楊戩在後，風火輪去得快，楊戩的馬慢便遲。且說聞太師着趙公明二位徒弟陳九宮姚少司去岐山，搶釘頭七箭書，二人領命速往岐山來，時已是二更，二人駕着土遁在空中，果見子牙披髮仗劍，步罡踏斗於臺前，書符作法念咒，正拜下去，早被二人往下一把，搶了案上箭書，似風雲而去。子牙聽見響，急抬頭看時，案上早不見了箭書，子牙不知何故，自己沉吟正憂慮之間，忽見哪吒來至，南宮适報入中軍，子牙急令進來，問其原故。哪吒曰：奉陸壓道者命，有聞太師遣人來搶箭書，此書若是搶去，一槩無生。今着弟子來報，令師叔預先防禦。子牙聽罷，大驚曰：方纔吾正行法術，只見一聲響，便不見了箭書，原來如此，你快去搶回來。哪吒領命，出得營來，登風火輪便走，來趕此書不表。且說楊戩馬徐徐而來，未及數里，只見一陣風來，甚是古怪。怎見得好風：

嘈淥淥如同虎吼，滑喇喇猛獸咆哮；揚塵播土逞英豪，攪海翻江華嶽倒。損林木如同劈砍，響時節花草齊凋；催雲捲霧豈相饒，無影無形真個巧。

楊戩見其風來得異怪，想必是搶了箭書來；楊戩下馬，連忙將土抓一把，望空中一洒，喝一聲疾！坐在一邊。正是先天祕授，道妙無窮，保真命之主，而隨時響應。且說陳九公

姚少司二人搶了書來大喜；見前面是老營，落下土遁來見鄧忠巡外營，忙忙報入；二人進營，見聞太師在中軍帳坐定，二人上前回話。太師問曰：你等搶書一事如何？二人答曰：奉命去搶書，姜子牙正行法術，等他拜下去，被弟子乘空將書搶回。太師大喜，叫二人將書拿上來。二人將書獻上，太師接書一看，放於袖內，便曰：你們後邊去，回覆你師父。二人轉身往後營正走，只聽得腦後一聲雷響，急回頭不見大營；二人站在空地之上，二人如癡如醉。正疑之間，見一人白馬長戟大呼曰：還吾書來！陳九宮姚少司大怒，四口劍來取，楊戩急挺戟相迎。黑夜交兵，只殺得天慘地昏，戟劍之聲不能斷絕。正戰之際，只見空中風火輪響，哪吒聽得兵器交加，落下輪來，嗙鎗助戰；陳九宮姚少司那裏是楊戩敵手，況又有接戰之人。哪吒奮勇一鎗，把姚少司刺死。楊戩把陳九宮脇下一戟，二人靈魂俱往封神臺去了。楊戩告哪吒曰：箭書吾已奪回。哪吒曰：師叔已被搶了書去，着吾來趕。楊戩曰：方纔見二人駕土遁，風聲古怪，吾想必是搶了此書；吾隨設一謀，仗武王洪福，把書誑取過來。又得道兄協助，可喜二人俱死。楊戩與哪吒復往岐山來見子牙。二人行至岐山，天色已明，有武吉報入營中。子牙正納悶時，只見來報：楊戩哪吒來見。子牙命入中軍，問其搶書一節；楊戩把誑設一事，說與子牙。子牙獎諭

楊戩曰：智勇雙全，奇功萬古。又諭哪吒協助，英雄赤心輔國。楊戩將書獻與子牙，二人回蘆篷不表。且說子牙日夜用意隄防，驚心提膽，又恐來搶。且說聞太師等搶書回來報喜，等到第二日巳時，不見二人回來，又令辛環去打聽消息。少時辛環來報，啓太師：陳九宮姚少司，不知何故，死在中途。太師拍案大叫曰：二人已死，其書必不能返！搥胸跌足，大哭於中軍；只見二陣主進營，來見太師，見如此悲痛，忙問其故。太師把前事說了一遍，二天君不語，同進後營，來見趙公明。公明鼻息之聲如雷。三位來至榻前，太師垂淚叫曰：趙道兄！公明睜目見聞，太師來至，就問搶書一事。太師實對公明說曰：陳九宮姚少司俱死。趙公明將身坐起，二目圓睜，大呼曰：罷了！悔吾早不聽吾妹之言，果有喪身之禍。公明只嚇得渾身汗出，無計可施。公明嘆曰：想吾在天島時得道，修成玉肌仙體，豈知今日遭殃，反被陸壓而死，真是可憐！聞兄料吾不能再生，今追悔無及；但我死之後，你將金蛟剪連吾袍服包住，用絲絲縛定。我死，必定雲霄諸妹來看吾之尸骸，你把金蛟剪連袍服遞與他；吾三位妹子，見吾袍服，如見親兄。道罷，淚流滿面，猛然一聲，大叫曰：雲霄妹子，悔不用你之言，致有今日之禍！言罷，不覺哽咽，不能言語。聞太師見趙公明這等苦切，心如刀絞，只氣得怒髮沖冠，鋼牙剉碎。當有紅水陣主王奕，見他

如此傷心，忙出老營，將紅水陣排開，逕至蓬下，大呼曰：玉虛門下，誰來會吾紅水陣也？  
哪吒楊戩纔在蓬上回燃燈陸壓的話，又聽得紅水陣開了，燃燈只得領班下蓬，衆弟子分開左右，只見王天君乘鹿而來，好兇惡，怎見得有詩爲證：

一字青紗頭上蓋，腹內玄機無比賽；  
紅水陣內顯其能，修鍊惹下誅身債。

話說燃燈命蕭道友，你去破陣走一遭。曹寶曰：既爲眞命之主，安得推辭！忙提寶劍出陣，大叫：王弈慢來！王天君認得是蕭寶散人，王弈曰：蕭兄，你乃閒人，此處與你無干，爲何也來受此殺戮？蕭寶曰：察情斷事，你們扶假滅眞，不知天意有在，何必執拗？想趙公明不順天時，今一旦自討其死，十陣之間，已破八九，可見天心有數。王天君大怒，仗劍來取蕭寶劍架忙迎，步鹿相交，未及數合，王弈往陣中就走，蕭寶隨後跟來，趕入陣中。王天君上臺，將一葫蘆水往下一潑，葫蘆振破，紅水平地擁來，一點粘身，四肢化爲血水。蕭寶被水粘身，可憐只剩道服絲絛，在四肢皮肉化爲津，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王天君復乘鹿出陣，大呼曰：燃燈甚無道理，無辜斷送閒人！玉虛門下高名甚多，誰敢來會吾此陣？燃燈命道德眞君，你今去破此陣，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釘頭七箭書，原是魅魔之術，但是神仙不免，此所以爲奇。大抵天意歸周，

任你玄功妙術，俱目遇治而滅；不然，金蛟剪已自無敵矣！

又批：陳九宮姚少司既然搶得書來，公明則有生矣。其如西周不保，何故得楊戩有此變化？復賺回書，其功莫大焉。不但堪嘉其功，而臨時應變，迅捷更妙！

#### 第四十九回 武王失陷紅沙陣

一煞真元萬事休，無爲無作更無憂；心中白璧人難會，世上黃金我不求。

石畔溪聲談梵語，澗邊山色咽寒流；有時七里灘頭坐，新月垂江作釣鈎。

話說道德真君領燃燈命，提劍來破紅水陣，大呼曰：王奔，你等不諳天時，指望扭轉乾坤，逆天行事；只待喪身噬臍，何及？今爾等十陣已破八九，尙不悔悟，猶然恃強逞狂。王天君聽得道德真君如此言語，大怒，仗劍來取；道德真君劍架忙還，來往數合，王奔進本陣去了。道德真君聞金鐘擊響，隨後趕進陣中；王奔上臺，也將葫蘆如前一樣，打將下來。只見紅水滿地，真君把袖一抖，落下一瓣蓮花，道德真君雙腳踏在蓮花瓣上；任憑紅水上下翻騰，道德真君只是不理。王天君又拿一葫蘆打來，真君頂上現出慶雲遮蓋，上面無水粘身，下面紅水不能粘其步履，如一葉蓮舟相似。正是：

一葉蓮舟能解厄，方知闡教有高人。

道德真君脚踏蓮舟，有一個時辰；王弈情知此陣不能成功，方欲抽身逃走。道德真君忙取五火七禽扇，一掀。此扇有空中火，石中火，木中火，三昧火，人間火，五火合成此寶扇；有鳳凰翅，有青鸞翅，有大鵬翅，有孔雀翅，有白鶴翅，有鴻鵠翅，有梟鳥翅，七禽翅，上有符印，有祕訣。後面有詩，單道此扇好處：

五火奇珍號七翎，授人初出秉離熒；逢山怪石成灰燼，遇海煎乾少露零。克木克金爲第一，焚梁焚棟暫無停；王弈縱是神仙體，遇扇掀時卽滅形。

道德真君把七禽扇照王弈一扇，王弈大叫一聲，化一陣紅灰，逕進封神臺去了。道德真君破了紅水陣，燃燈回蘆蓬靜坐。且說張天君報入中軍，啓太師，紅水陣又被西周破了！聞太師因趙公明有釘頭七箭書事，鬱鬱不樂，納悶心頭，不曾理論軍情；又聽得破了一陣，更添愁悶。且說子牙在岐山，拜了二十日，七篇書拜完了，明日二十一日，要絕公明，心下甚歡喜。再說趙公明臥於後營，聞太師坐於榻前看守，公明曰：聞兄，吾與你止會今日，明日午時，吾命已休！太師聽罷，泣而言曰：吾累道兄，遭此不測之殃，使我心如刀割。張天君進營來看趙公明，正是有力無處使，只恨釘頭七箭書，把一個大羅神仙，只拜得如俗子病夫一般。可憐講甚麼五行遁術，說不起倒海移山，只落得一場



虛話。大家相看流淚。且說子牙至二十一日巳牌時分，武吉來報：陸壓老爺來了！子牙出營迎接入帳，行禮序坐畢，陸壓曰：恭喜恭喜！趙公明定絕今日，且又破了紅水陣，可謂十分之喜。子牙深謝陸壓，若非道兄法力無邊，焉得公明絕命？陸壓笑吟吟，揭開花籃，取出小小一張桑枝弓，三隻桃枝箭，遞與子牙曰：今日午時初刻，用此箭射之。子牙曰：領命。二人在帳中等至午時，不覺陰陽官來報午時牌。子牙淨手拈弓搭箭。陸壓曰：先中左目。子牙依命先中左目。這西岐山發箭射草人，成湯營裏趙公明大叫一聲，把左眼閉了。聞太師心如刀割，一把抱住公明，淚流滿面，哭聲甚慘。子牙在岐山二箭射右目三箭，劈心一箭。三箭射了草人，公明死於成湯營裏。有詩爲證：

悟道原須滅去塵，塵心不了怎成真；至今空却羅浮洞，封受金龍如意神。

聞太師見公明死於非命，放聲大哭，用棺槨盛殮，停於後營。鄧辛、張陶四將心驚膽戰。周營有這樣高人，如何與他對敵？營內只因死了公明，彼此驚亂，行伍不整。且言子牙同陸壓回蓬與衆道友相見，俱言：若不是陸道兄之術，焉能使公明如此命絕？燃燈甚是稱羨。且言張天君開了紅沙陣，裏面連催鐘響，燃燈聽見，謂子牙曰：此紅沙陣乃一大惡陣，必須要一福人，方保無虞。若無福人去破此陣，必有大損。子牙曰：老師用誰爲

福人燃燈曰：若破紅沙陣，須是當今聖主方可；若是別人，凶多吉少。子牙曰：當今天子，體先王仁德，不善武事，怎破得此陣？燃燈曰：事不宜遲，速請武王，吾自有處。子牙着武吉請武王。少時，武王至，蓬下。子牙迎迓上蓬。武王見衆道人下拜，衆道人答禮相還。武王曰：列位老師相招，有何分付？燃燈曰：方今十陣已破九陣，止有一紅沙陣，須得至尊親破，方保無虞。但不知賢主可肯去否？武王曰：列位道兄此來，俱爲西土禍亂不安，而發此惻隱，今日用孤，安敢不去？燃燈大喜，請武王解帶寬袍。武王依言，摘帶脫袍，燃燈用中指在武王前後胸中，用符印一道完畢，請武王穿袍，又將一符印，塞在武王蟠龍冠內。燃燈又命哪吒、雷震子保武王下了蓬，只見紅沙陣內有位道人，戴魚尾冠，面如銅綠，頷下赤髯，提兩口劍作歌而來。

截教傳來悟者稀，玄中奧妙有天機；先成爐內黃金粉，後鍊無窮白玉霏。紅沙數片人心落，黑霧瀾漫膽骨飛；今朝若會龍虎地，纔是神仙絕魄歸。

紅沙陣主張紹大呼曰：玉虛門下，誰來會吾此陣？只見風火輪上哪吒，提火尖鎗而來；又見雷震子保着一人，帶蟠龍冠，身穿黃服。張紹曰：來者是誰？哪吒答曰：此吾之真主，武王是也。武王見張天君猙獰惡狀，兇暴猖獗，嚇得戰兢兢，坐不住馬鞍之上。張天君

縱開梅花鹿，仗劍來取；哪吒登開風火輪，搖鎗赴面交還。未及數合，張天君往本陣便走。哪吒雷震子保定武王，逕入紅沙陣中。張天君見三人趕來，忙上臺，把一抓紅沙，往下劈面打來。武王被紅沙打中前胸，連人帶馬撞下坑去。哪吒踏住風火輪，就昇起空中。張紹又發三片紅沙，打將下來，也把哪吒連輪打下坑內。雷震子見事不好，欲起風雷翅，又被紅沙數片打翻下坑。故此紅沙陣困住了武王三人。且說燃燈同子牙見紅沙陣內一股黑氣，往上沖來。燃燈曰：武王雖是有厄，然百日可解。子牙問其詳細。武王怎不出陣來？燃燈曰：武王雷震子哪吒三人，俱該受困此陣。子牙忙問幾時方得出來？燃燈曰：百日方能出此厄。子牙聽罷，頓足嘆曰：武王乃仁德之君，如何受得百日之苦？若有差訛，奈何！燃燈曰：不妨，天命有在。周王洪福自保無事。子牙何必着慌？暫且回蓬，自有道理。子牙進城，報入宮中。太姬太任二后，忙令衆兄弟進相府來問。子牙曰：當今不妨，只有百日災難，自保無虞。子牙出城，復上蓬，見衆道友閒談道法不題。話表張天君進營，對聞太師曰：武王雷震子哪吒俱陷紅沙陣內。聞太師口雖慶喜，心中只是不樂；只爲公明被射而死。張天君在陣內，每日常把紅沙洒在武王身上，如同刀割一般。多虧前後符印護持其體，真命福主，焉能得絕？且不說張紹困住武王，只說申公豹跨

虎往三山島來，報信與雲霄娘娘姊妹三人；及至洞門，光景與別處大不相同。怎見得：烟霞嬈嬈，松柏森森；烟霞嬈嬈，瑞盈門，松柏森森，青遶戶。橋踏枯槎木，峯巔繞薛蘿；鳥銜紅蕊來雲壑，鹿踐芳叢上石苔。那門前時催花發，風送香浮；臨堤綠柳，轉黃鸝；傍岸天桃，翻粉蝶。確然別是洞天景，勝似蓬萊閬苑佳。

話說申公豹行至洞門下，虎問裏面有人否？少時一女童出來，認得申公豹，便問老師往那裏來？申公豹曰：報你師父，說我來訪。童兒進洞，啓娘娘：申老爺來訪。娘娘道：請來。申公豹入內相見，稽首坐下。雲霄娘娘問道：兄何來？公豹曰：特爲令兄的事來。雲霄娘娘曰：吾兄有甚麼事，敢煩道兄？申公豹笑曰：趙道兄被姜尙釘頭七箭書，射死岐山，你們還不知道？只見瓊霄碧霄聽罷，頓足曰：不料吾兄死於姜尙之手，實爲痛心！放聲大哭。申公豹在傍，又曰：令兄把你金蛟剪借下山一功未成，反被他人所害，臨危對聞太師說我死之後，吾妹必定來取金蛟剪，你多拜上三位妹子，吾悔不聽雲霄之言，反入羅網之厄，見吾道服絲絛，如見我親身一般。言之痛心，聽之酸鼻，可憐千年勤勞，修鍊一場，豈知死於無賴之手，真是切骨之仇！雲霄娘娘曰：吾師有言，截教門中，不許下山；如下山者，封神榜上定是有名。此天數已定，吾兄不聽師言，故此難脫此厄。瓊霄曰：

姐姐，你實是無情，不爲兄出力，故有此言；我姊妹二人，就是封神榜上有名，也罷，吾定去看吾兄骸骨，不負同胞。瓊霄、碧霄、娘娘怒氣沖沖，不由分說，瓊霄忙乘鴻鵠，碧霄乘花翎鳥出洞。雲霄、娘娘暗思：吾妹妹此去，必定用混元金斗，亂拿玉虛門人，反爲不美；惹出事來，怎生是好？吾當親去執掌，還有收法。娘娘分付女童：好生看守洞府，我去就來。娘娘跨青鸞，也出洞府，見碧霄、瓊霄、飄飄跨異鳥而去。雲霄、娘娘大叫曰：妹妹慢行，吾也來了！二位娘娘道：姐姐，你往那裏去？雲霄曰：我見你不諳事體，恐怕多事，同你去見機而作，不可造次。三人同行，只見後面有人叫曰：三位姐姐慢行，吾也來了。雲霄回頭看時，原來是菡芝仙。妹子問道：你從那裏來？菡芝仙曰：同你往西岐去。娘娘大喜，纔待前行，又有人來叫曰：少待吾來也！及看時，乃彩雲仙子打稽首曰：四位姐姐，往西岐去，方纔遇着申公豹約我同行，正要往聞道，兄那裏去，恰好遇着，大家同行。五位仙女，往西岐來，頃刻駕遁光，卽時而至。正是：

羣仙頂上天門閉，

九曲黃河大難來。

話說五位仙姑，來至營門，命旗門官通報，旗門官報入中軍，聞太師出營，迎請至帳內，打稽首坐下。雲霄曰：前日吾兄被太師請下羅浮洞來，不料被姜尙射死，我姊妹特來，

收吾兄骸骨。如今却在那裏？煩太師指示。聞太師悲咽泣訴，淚下如珠，曰：道兄趙公明不幸遭蕭升、蕭寶收，了定海珠去，他往道友洞府，借了金蛟剪來，就會燃燈。交戰時便祭此剪，燃燈逃遁，其坐下一鹿，闢爲兩段。次日，有一野人陸壓，會令兄又祭此剪，陸壓化作長虹而走，此後兩下不曾戰。數日，來西岐山，姜尚立壇行術，咒詛令兄被吾算出；彼時令兄有二門人陳九宮姚少司，令他去搶釘頭七箭書，又被哪吒殺死。令兄對吾說：悔不聽吾妹雲霄之言，果有今日之苦。遺命將金蛟剪用道服包定，留與三位道友，見服如見公明。聞太師道罷，放聲掩面大哭。五位道姑齊動悲聲，太師起身，忙取袍服，所包金蛟剪，放於案上。三位娘娘展開，覩物傷情，淚不能乾。瓊霄切齒，碧霄面發通紅，動了無明三昧。碧霄曰：吾兄棺槨在那裏？太師曰：在後營。瓊霄曰：吾去看來。雲霄娘娘止曰：吾兄既死，何必又看？碧霄曰：既來了，看看何妨？二位娘娘就走。雲霄只得同行，來到後營。三位娘娘見了棺木，揭開一看，見公明二目血水流漣，心窩裏流血，不得不怒。瓊霄大叫一聲，幾乎氣倒。碧霄含怒曰：姐姐不必着急，我們拿住他，也射他三箭，報此仇恨。雲霄曰：不管姜尚事，是野人陸壓，弄這樣邪術，一則也是吾兄數盡，二則邪術傾生，吾等只拿陸壓，也射他三箭，就完此恨。又有紅沙陣主張大君進營，與五位仙姑相

見；太師設席，與衆位共飲數杯。次日，五位道姑出營，聞太師掠陣，又命鄧辛、張陶護衛前後。雲霄乘鸞來至蓬下，大呼曰：「傳與陸壓，早來會吾。」左右忙報上蓬來，有五位道姑欲請陸老爺答話。陸壓起身曰：「貧道一往，提劍在手，迎風大袖，飄颻而來。雲霄娘娘觀看陸壓，雖是野人，真有些仙風道骨，怎見得：

雙抓髻雲分瑞彩，水合袍緊束絲絛；仙風道骨氣逍遙，腹內無窮玄妙。四海野人陸壓，五嶽到處名高；學成異術廣，懶去赴蟠桃。

雲霄向二妹曰：「此人名爲閒士，腹內必有胸襟；看他到得面前，怎樣言語，便知他學識淺深。」陸壓徐徐而來，念幾句歌詩而來：

白雲深處誦黃庭，洞口清風足下生；無爲世界清虛境，脫塵緣，萬事輕。嘆無極天地也，無名袍袖展乾坤；大杖頭挑日月明，只在一粒丹成。

陸壓歌罷，見雲霄打個稽首。瓊霄曰：「你是散人陸壓，否？」陸壓答曰：「然也。」瓊霄曰：「你爲何射死吾兄趙公明？」陸壓答曰：「三位道友，肯容吾一言，吾便當說，不容吾言，任你所爲。」雲霄曰：「你且道來。」陸壓曰：「修道之士，皆從理悟，豈仗逆行？故正者成仙，邪者墮落。吾自從天皇悟道，見過了多少逆順，歷代以來，從善歸宗，自成正果。豈知趙公明不守順，專行

逆；助滅綱敗紀之君，殺戮無辜百姓，天怒民怨，且仗自己道術，不顧別人修行。此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便是逆天。從古來逆天者亡，吾今卽是天差，殺此逆士，又何怨於我？吾觀道友，此地不可久居；此處乃兵山火海，怎立其身？若久居之，恐失長生之路。吾不知忌諱，冒昧上陳。雲霄沉吟良久不語，碧霄大喝曰：好孽障！焉敢將此虛謬之言，惶惑衆聽？射死吾兄，反將利口強辯；料你毫末之道，有何能處？瓊霄娘娘怒冲霄漢，仗劍來取。陸壓劍架忙迎，未及數合，碧霄將混元金斗，望空祭起。陸壓怎逃此斗之厄。有詩爲證：

此斗開天長出來，內藏天地按三才；碧遊宮裏親傳授，闡教門人盡受災。

碧霄娘娘將混元金斗祭於空中，陸壓看見，却將逃避，其如此寶利害，只聽得一聲響，將陸壓拿去，望成湯老營一摔。陸壓縱有玄妙之功，也攢得昏昏默默；碧霄娘娘親自動手，綁縛起來，把陸壓泥丸宮，用符印鎖住，綁在旛杆上，與聞太師曰：他會射吾兄，今番我也射他。傳長箭手，令五百名軍來射，箭發如雨；那箭射在陸壓身上，一會兒那箭連箭杆與箭頭，都成灰末。衆軍卒大驚，聞太師觀之，無不駭異。雲霄娘娘看見如此，碧霄曰：這妖道將何異術，來惑我等？忙祭金蛟剪，陸壓看見，叫聲：吾去也！化道長虹，逕自



走了；來到蓬下，見衆位道友。燃燈問曰：混元金斗把道友拿去，如何得返？陸壓曰：他將箭來射我，欲與其兄報仇；他不知我根脚，那箭射在我身上，箭咫尺，成爲灰末。復放金蛟剪時，吾自來矣。燃燈曰：公道術精奇，真個可羨。陸壓曰：貧道今日暫別，不日再會不表。且說次日，雲霄共五位道姑齊出來會子牙。子牙隨帶領諸門人，乘了四不相，衆弟子分左右。子牙定睛看雲霄跨青鸞而至，怎見得：

雲鬢雙蟠道德清，紅袍白鶴頂珠纓；絲絛束定乾坤結，足下麻鞋瑞彩生。劈地開天成道行，三仙島內鍊真形；六氣三尸俱拋盡，咫尺青鸞離玉京。

話說子牙乘騎向前，打稽首曰：五位道友請了。雲霄曰：姜子牙，吾居三仙島，是清閒之士，不管人間是非；只因你將吾兄趙公明用釘頭七箭書射死，他有何罪？你下此絕情實爲可惡。此雖是陸壓所使，但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我等不得不問罪於你，況你乃毫末道術，何足爲論？就是燃燈道人，知吾姊妹三人，他也不敢欺忤我。子牙曰：道友此言差矣！非是我等尋事作非，乃是令兄自取惹事；此是天數如此，終不可逃。既逢絕地，怎免災殃？令兄師命不遵，要往西岐，是自取死。瓊霄大怒曰：既殺吾親兄，還借言天命，吾與你殺兄之仇，如何以巧言遮飾？不要走，吃吾一劍！把鴻鵠鳥催開雙翅，將寶劍飛

來直取子牙手中劍，急架相還；只見黃天化縱玉麒麟，使兩柄銀鎚，沖殺過來。楊戩走馬搖鎗，飛來截殺；這壁廂碧霄怒發如雷，道：「氣殺我也！」把花翎鳥一翅飛騰，雲霄把青鸞飛開，也來助戰。彩雲仙子把葫蘆中戮目丹，抓在手中，要打黃天化，下麒麟，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五百年王者起，正是殺運方興之際。縱武王以仁德開國，而殺戮猶紛紛不已，況其他乎？只是紂時，又不知是何劫運，連神仙佛祖也來混攪一場，殊駭觀聽。

又批：雲霄既知師訓，又知天命，如何立脚不牢，必竟被旁人搖動了。大抵氣是易動的，所以孟夫子要養氣，神仙要消却無明。又曰：心如死灰，方纔做得神仙。

### 第五十回 三姑計擺黃河陣

黃河惡陣按三才，此劫神仙盡受災；  
九九曲中藏造化，三三灣內隱風雷。

漫言閬苑修真客，誰道靈臺結聖胎；  
遇此總教重換骨，方知左道不堪媒。

話說彩雲仙子把戮目珠，望黃天化劈面打來，此珠專傷人目，黃天化不及隄防，被打傷二目，翻下玉麒麟，有金吒速救回去。子牙把打神鞭祭起，正中雲霄，吊下青鸞，有碧

霄急來救時，楊戩又放起哮天犬，把碧霄肩膀上一口，連皮連服扯了一塊下來。且言  
菡芝仙見勢不好，把風袋打開，好風怎見得，有詩爲證：

能吹天地暗，

善刮宇宙昏；

裂石崩山倒，

人逢命不存。

菡芝仙放出黑風，子牙急睜眼看時，又被彩雲仙子把戮目珠打傷眼目，幾乎落騎；瓊  
霄發劍沖殺，幸得楊戩前後救護，方保無虞。子牙走回蘆蓬，閉目不睜；燃燈下蓬看時，  
乃知戮目珠傷了，忙取丹來醫治，一時而愈。子牙與黃天化眼目好了，黃天化切齒咬  
牙，終是懷恨，欲報此珠之仇。且說雲霄被打神鞭打傷了，碧霄被哮天犬咬傷了，三位  
娘娘曰：吾到不肯傷你，你今反傷害我罷了，妹子莫言他玉虛門下門人，你就是我的  
師伯，也顧不得了。正是：

不施奧妙無窮術，

那顯仙傳祕授功？

話說雲霄服了丹藥，謂聞太師曰：把你營中大漢子，選六百名來，與吾有用處。太師令  
出，立時卽去選了六百大漢，前來聽用。雲霄三位娘娘，同二位道姑，往後營，用白土畫  
成圖式，何處起，何處止，內藏先天祕密，生死機關。外按九宮八卦，出入門戶，連環進退，  
井井有條，人雖不過六百，其中玄妙，不啻百萬之師，縱是神仙入此，亦魂消魄散。其陣

衆人也演習半月有期，方纔走熟。那一日，雲霄進營，來見聞太師曰：「今日吾陣已成，請道兄看吾會玉虛門下弟子。」太師問曰：「不識此陣有何玄妙？」雲霄曰：「此陣內按三才，包藏天地之妙；中有惑仙丹，閉仙訣，能失仙之神，消仙之魄，陷仙之形，損仙之氣，喪神仙之原本，損神仙之肢體，神仙入此而成凡，凡人入此而卽絕。九曲曲中無直，曲盡造化之奇，抉盡神仙之祕，任他三教聖人，遭此亦難逃脫。」太師聞說大喜，傳令左右起兵出營。聞太師上了墨麒麟，四將分於左右；五位道姑齊至蓬前，大呼曰：「左右探事的，傳與姜子牙，着他親自出來答話。」探事的報上蓬來，湯營有衆女將討戰。子牙傳令，命衆門人排班出來。雲霄曰：「姜子牙，若論三教門下，俱會五行之術，倒海移山，你我俱會；今我有一陣，請你看。你若破得此陣，我等盡歸西岐，不敢與你拒敵；你若破不得此陣，吾定爲我兄報仇。」楊戩曰：「道兄，我等同師叔看陣，你不可乘機暗放奇寶，暗器傷我等。」雲霄曰：「你是何人？」楊戩答曰：「我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下。」楊戩是也。碧霄曰：「我聞得你有八九元功，變化莫測，我只看你今日，也用變化來破此陣。我斷不像你們暗用哮天犬來傷人也。快去看了陣來，再賭勝負。」楊戩等各忍怒氣，保着子牙來看陣圖；及至到了一陣，門上懸有小小一牌，上書九曲黃河陣，士卒不多，只有五六百名，旗旛五色。

怎見得有讚爲證

陣排天地，勢擺黃河，陰風颯颯氣侵人，黑霧瀰漫迷日月。悠悠蕩蕩，杳杳冥冥，慘氣冲霄，陰霾徹地。消魂滅魄，任你千載修持成畫餅；損神喪氣，雖逃萬劫艱辛俱失脚。正所謂神仙難到，削去頂上三花；那怕你佛祖厄來，也消了胸中五氣。逢此陣劫數難逃，遇他時真人怎躲？

話說姜子牙看罷此陣，回見雲霄，雲霄曰：子牙，你識此陣麼？子牙曰：道友明明書寫在上，何必又言識與不識也！碧霄大喝楊戩曰：你今日再放哮天犬來。楊戩倚了胸襟，仗了道術，催馬搖鎗來取。瓊霄在黃鸝鳥上，執劍來迎。未及數合，雲霄娘娘祭起混元金斗，楊戩不知此斗利害，只見一道金光，把楊戩吸在裏面，從黃河陣裏一摔，不怕你

七十二變俱無用，

怎脫黃河陣內災？

却說金吒見拿了楊戩，大喝曰：將何左道，拿吾道兄？仗劍來取。瓊霄持寶劍相迎，金吒祭起遁龍椿，雲霄笑曰：此小物也！把金斗在手，用中指一指，遁龍椿落在斗中，二起金斗，把金吒拿去，摔入黃河陣中。正是此斗：

裝盡乾坤併四海，

任他寶物盡收藏。

話說木吒見拿了兄長去，大呼曰：那妖婦！將何妖術，敢欺吾兄？這道童狼行虎跳，仗劍直前，望瓊霄一劍劈來；瓊霄急架忙迎，未及三合，木吒把肩膀一搖，吳鉤劍飛於空中。瓊霄一見笑曰：莫道吳鉤不是寶，吳鉤是寶也難傷！吾雲霄用手一指，寶劍落在斗中。雲霄再祭金斗，木吒躲不及，一道金光，裝將去了，也摔在黃河陣中。雲霄大怒，把青鸞一縱，二翅飛來，直取子牙。子牙見拿了三位門人去，心下驚恐，急拔雲霄劍時，未及數合，雲霄把混元金斗祭起，來拿子牙。子牙忙將杏黃旗招展，旗現金光，把金斗敵住在空中；只見亂翻，不得落將下來。子牙敗回蘆蓬，來見燃燈等。燃燈曰：此寶乃是混元金斗，這一番方是衆位道友，逢此一場劫數；你們神仙之體，有些不祥，入此陣內，根深者不妨，根淺者只怕有些失利。且說雲霄娘娘回進中軍，聞太師見一日擒了三人入陣，太師問雲霄曰：此陣內拿去的玉虛門人，怎生發落？雲霄曰：等我會了燃燈之面，自有道理。聞太師營中設席款待，張天君紅沙陣困着三人，又見雲霄這等異陣成功，聞太師爽懷樂意，正是：

屢勝西岐重重喜，

只怕蒼天不順情。

且說聞太師歡飲而散，次日，五位道姑齊至蓬前，坐名請燃燈答話；燃燈同衆道人排

班而出，雲霄見燃燈坐鹿而出，怎見得有讚爲證：

雙抓髻乾坤二色，阜道服白鶴飛雲；仙風併道骨，霞彩現當身。頂上靈光千丈遠，包羅萬象胸襟；九返金丹全不講，修成聖體徹靈明。靈鷲山上客，元覺道燃燈。

且說燃燈見雲霄打稽首曰：「道友請了。」雲霄曰：「燃燈道人，今日你我會戰，決定是非；吾擺此陣，請你來看陣。」只因你教下門人，將吾道欺凌太甚，吾故此纔有念頭；如今月缺難圓，你門下有甚高明之士，誰來會吾此陣？」燃燈笑曰：「道友，此言差矣！簽押封神榜，你親自在宮中，豈不知循環之理？從來造化，復始週流。趙公明定就如此，本無仙體之緣，該有如此之劫。」瓊霄曰：「姐姐既說此陣，又何必與他講甚麼道德？待吾拿他，看他有何術相抵？」瓊霄娘娘在鴻鵠鳥上，仗劍飛來；這壁廂惱了衆門下，內有一道人作歌曰：

高臥白雲山下，明月清風無價；壺中玄奧，靜裏乾坤大。夕陽看綺霞，樹頭數晚鴉；花  
隱柳下，笑笑逢人話。剩水殘山，行行到處家；憑咱茅屋任生涯，從他金塔玉露滑。

赤精子歌罷，大呼曰：「少出大言！」瓊霄道友，你今日到此，也免不得封神榜上有名。輕移道步，執劍而來；瓊霄聽說，臉上變了兩朶桃花，仗劍直取。步鳥飛騰，未及數合，雲霄把混元金斗，望上祭起；一道金光，如電射日，將赤精子拿住，望黃河陣內一摔，跌在裏面。

如醉如癡；卽時把頂上泥丸宮閉塞了。可憐千年功行，坐中辛苦；只因一千五百年，逢此大劫，乃遇此斗裝入陣中，總是神仙，也沒用了。廣成子見瓊霄如此逞兇，大叫：雲霄，休小看吾輩！有辱闡道之仙，自恃碧遊宮左道。雲霄見廣成子來，忙催青鸞上前問曰：廣成子，便說你是玉虛宮頭一位擊金鐘首仙；若逢吾寶，也難脫厄。廣成子笑曰：吾已犯戒，怎說脫厄？定就前因，怎違天命？今臨殺戒，雖悔何及？仗劍來取，雲霄執劍相迎，碧霄又祭起金斗；只見金斗顯耀，目觀不明，也將廣成子拿入黃河陣內，如赤精子一樣相同，不必煩敘。此混元金斗正應玉虛門下徒衆，該削去頂上三花；天數如此，自然隨時而至。總把玉虛門人，俱拿入黃河陣，閉了天門，失了道果；只等子牙封過神，再修正果，返本還元。此是天數。話說雲霄將混元金斗拿文殊廣法天尊，拿普賢真人，拿慈航道人，拿清虛道德真君，拿道行天尊，拿玉鼎真人，拿太乙真人，拿靈寶大法師，拿懼留孫，拿黃龍真人，把十二弟子，俱拿入陣中；止剩的燃燈與子牙。且說雲霄娘娘自倚金斗之功，無窮妙法，大呼曰：月缺今已難圓，作惡到底。燃燈道人，今番你也難逃。又起混元金斗來擒燃燈，燃燈見事不好，借土遁化清風而去；三位娘娘，見燃燈走了，暫歸老營。聞太師見黃河陣內，拿了玉虛許多門人，十分喜悅，設席賀功。雲霄娘娘雖然飲酒



而散，默坐自思：事已做成，怎把玉虛門下許多門人，困於陣中？此事不好處，使吾今日進退兩難。且說燃燈逃回蓬上，只見子牙上蓬相見坐下。子牙曰：不料衆道兄俱被困於黃河陣中，凶吉不知如何？燃燈曰：雖是不妨，可惜了一場功夫，虛用了！如今我貧道只得往玉虛宮走一遭。子牙，你在此好生看守，料衆道友不得損身。燃燈彼時離了西岐，架土遁而行；霎時來至崑崙山麒麟崖，落下遁光，行至宮前，又見白鶴童兒看守九龍沉香輦，燃燈向前問童兒曰：掌教師尊往那裏去？白鶴童兒口稱：老師，老爺駕往西岐，你速回去焚香靜室，迎鸞接駕。燃燈聽罷，火速忙回至蓬前，見子牙獨坐。燃燈曰：子牙公，快焚香結綵，老爺駕臨。子牙忙潔淨其身，秉香道傍，迎迓鸞輿，只見靄靄香烟，氤氳遍地。怎見得，有歌爲證：

混沌從來道德奇，全憑玄理立玄機。太極兩儀併四象，天開於子任爲之。地丑人寅吾掌教，黃庭兩卷度羣迷。玉京金闕傳徒衆，火種金蓮是我爲。六根清淨除煩惱，玄中妙法少人知。二指降龍能伏虎，目運祥光天地移。頂上慶雲三萬丈，遍身霞彩雲飛。閒騎逍遙四不相，默坐沉檀九龍車。飛來異獸爲扶手，喜託三寶玉如意。白鶴青鸞前引道，後隨丹鳳舞仙衣。羽扇分開雲霧隱，左右仙童玉笛吹。黃巾力士聽勅

命香烟滾滾衆仙隨闡道法揚真教主元始天尊離玉池。

話說燃燈子牙聽見半空中仙樂一派嘹亮之音燃燈秉香輶道伏地曰弟子不知大駕來臨有失遠迎望乞恕罪元始天尊落了沉香輦南極仙翁執羽扇隨後而行燃燈與子牙請天尊上蘆蓬倒身下拜天尊言曰爾等平身子牙復俯伏啓曰三仙烏擺黃河陣衆弟子俱有陷身之厄求老師大發慈悲普行救拔元始曰天數已定自莫能解何必你言元始默言靜坐燃燈子牙侍於左右至子時分天尊頂上現慶雲有一畝田大上放五色毫光金燈萬盞點點落下如簷前滴水不斷且說雲霄在陣內猛有慶雲現出雲霄謂二妹子曰師伯至矣妹子我當初不肯下山你二人堅執不從我一時動了無明偶設此陣把玉虛門人俱陷在裏面使吾又不好放他又不好壞他今番師伯又來怎好相見真爲掣肘瓊霄曰姐姐此言差矣他又不是吾師尊他爲上不過看師之面我不是他教下門人任憑我爲如何怕他碧霄曰我們見他尊他他無聲色以禮相待他如有自尊之念我們那認他甚麼師伯既爲敵國如何遜禮今此陣既已擺了說不得了如何怕得許多話說元始天尊次日清晨命南極仙翁將沉香輦收拾吾既來此須進黃河陣走一遭燃燈引道子牙臨後下蓬行至陣前白鶴童兒大叫曰三仙

島雲霄快來接駕！只見雲霄等三人出陣，道旁欠身，口稱：師伯，弟子甚是無禮，望乞恕罪。元始曰：三位設此陣，乃我門下該當如此，只是一件，你師尚不敢妄爲，爾等何苦不守清規，逆天行事，自取違教之律？爾等且進陣去，我自進來。三位娘娘先自進陣，上了八卦臺，看元始進來如何。且說天尊拍着飛來椅，逕進陣來，沉香輦下，四脚離地，二尺許高，祥雲託定，瑞彩飛騰。天尊進得陣來，慧眼垂光，見十二弟子橫睡，直躺，閉目不睜。天尊嘆曰：只因三尸不斬，六氣未吞，空用功夫千載！天尊道心慈悲，看罷，方欲出陣，八卦臺上彩雲仙子，見天尊回身，抓一把戮目珠打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奇珠出手焰光生，燦爛飛騰太沒情；  
只說暗傷元始祖，誰知此寶一時傾。

話說元始天尊看罷黃河陣，方欲出陣，彩雲仙子將戮目珠從後面出來。那珠未到天尊眼前，已化作灰塵飛去，雲霄見而失色。且說元始出陣，上蓬坐下，燃燈曰：老師進陣內，衆道友如何？元始曰：三花削去，閉了天門，已成俗體，卽是凡夫。燃燈又曰：方纔老師入陣，爲何不破此陣，將衆道友提拔出來，大發慈悲？元始笑曰：此教雖是貧道掌，尙有師兄，必當請問過道兄，方纔可行。言未畢，聽空中鹿鳴之聲。元始曰：八景宮道兄來矣！忙下蓬迎迓，怎見得，有詩爲證：

鴻蒙剖破玄黃景，又在人間治五行；度得軒轅昇白晝，函關施法道常明。  
 話說老子乘牛從空而降，元始遠逝，大笑曰：爲周家八百年事業，有勞道兄駕臨，老子曰：不得不來。燃燈焚香，引道上蓬，玄都大法師隨後，燃燈參拜，子牙叩首畢，二位天尊坐下。老子曰：三仙童子，設一黃河陣，吾教下門人俱厄於此，你可曾去看？元始曰：貧道先進去看過，正應垂象，故候道兄。老子曰：你就破了罷，又何必等我？二位天尊默坐不言。且說三位娘娘在陣，又見老子頂上見一座玲瓏塔於空中，毫光五色，隱現於上。雲霄謂二妹曰：玄都大老爺也來了！怎生是好？碧霄娘娘道：姐姐各教所授，那裏管他？今日他再來，吾不是昨日那樣待他，那裏怕他？雲霄搖頭：此事不好。瓊霄曰：待他進此陣，就放金蛟剪，再祭混元金斗，何必懼他？且說次日，老子謂元始曰：今日破了黃河陣，早回紅塵，不可久居。元始曰：道兄之言是也。命南極仙翁收拾香輦，老子上了板角青牛，燃燈引道，遍地氤氳，異香馥郁，散隨紅霞，隨至黃河陣前。玄都大法師大呼曰：三仙姑快來接駕！裏面一聲鐘響，三位娘娘出陣，立而不拜。老子曰：你等不守清規，敢行忤慢，爾師見吾，且躬身稽首，你焉敢無狀？碧霄曰：吾拜截教主，不知有玄都上不尊，下不敬，禮之常耳！玄都大法師大喝曰：這畜生好膽大！出言觸犯天顏，快進陣。三位娘娘轉身

入陣，老子把牛領進陣來，元始乘香輦也進了陣；白鶴童兒在後，齊進黃河陣來。不知三位娘娘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黃河陣雖是衆仙逢劫，然而動了二位天尊，三位仙姑，亦當俯首聽命，何得抗顏忤逆師長，是自取滅亡？豈得盡委之天命哉？

又批：雲霄頗有見識，只是沒有堅持之操守，故畢竟遭此劫數。當時只有碧霄、瓊霄二人，有些動客氣，孰知又有菡芝彩雲二子，猶屬孟浪不羈，助紂爲虐，所以造成此數，實是人謀不臧。

上海图书馆藏书



